



曲園叢書

14
484
40







玉堂舊課

俞樓襍纂第二十八

德清俞樾

故事新入翰林者月必一課課以詩賦三年散館後館中擇其佳者而刻之曰同館賦鈔同館詩鈔余於道光庚戌入翰林亦嘗有此刻然久不記憶矣光緒己卯春偶檢敝篋得一冊卽曩時館課刻本凡賦二首詩十首上有校定數字蓋其時館人送余讐校者也嗟乎自庚戌至己卯三十年爲一世玉堂舊夢久付飄風何圖此本猶存篋衍正如白頭老婦拾得舊日花鈿俯仰今昔感慨係之矣適有俞樓襍纂之刻因卽錄爲一種雖爲山水所笑不遑顧也原本有海



運賦已刻入賓萌外集故此卷賦止一首焉  
快雪時晴賦 以快雪時晴佳想安善爲韵

王逸少筆陣有圖藝林無價偶一澄之流傳卽千秋之  
佳話會稽山畔難尋鴻爪之痕寶晉齋中足壓虎頭之  
畫當此空庭雪霽好從剡水以相招可知滿紙風生定  
比蘭臺而更快其時則火井欲冰溫泉不熟絮未春而  
先飛花漫天而亂綴霏霏微微蕭蕭屑屑俄而晴旭升  
凍雲裂梅寒愈香竹瘦未折芒鞋絮帽何處尋詩竹屋  
紙窗有人對雪我之所思山椒水湄想伊人兮宛在願  
尺素兮貽之紙裁側理墨試隃麋滿幅雲煙鐵畫銀鉤

之字一天風雪羊裘鶴氅之時但見其神光流動意趣  
縱橫飄飄有致落落無聲招來天上玉鱗益助龍跳之  
勢颺去空中素羽彌深鷺換之情白竟能飛想窗外尙  
存殘雪黃如待搨喜檐前早送新晴非筆非墨神與之  
偕高同梅格瘦奪松釵有天機之活潑無人力之安排  
著紙而長留春意拈毫而靜掃陰霾倘從竹扇題來橫  
斜俱妙也比蘭亭寫就肥瘦都佳遂令妙手傳觀名流  
欣賞展卷風清臨池月朗九萬賤之持贈未蝕風霜十  
七帖之臨摹長留天壤青李來禽之外此蹟尤真茂林  
修竹之間其人可想迄今風流已遠楮墨常完練裙競



寫棐几爭看摘微瑕於天朗氣清選家太刻訪真本於  
屏風初月書譜曾刊豈徒入曇釀之村經傳道德考宣  
和之錄帖署平安况乃邀

宸鑒之流連經

幾餘之披展愛濡染之淋漓湖源流之遷轉灑遍

彤廷瑞雪縑素皆香映來

金闕晴霞墨光愈顯在

聖主陽和被物慶普天霑

冬日之溫而小臣翰墨是供愧珥筆乏秋豪之善

敬勝怠得齋字

理欲防爭勝丹書進玉階怠宜懲客氣敬以束官骸先  
甲深予儆惟寅勗汝諧慎之衾影獨欽若典謨皆遇事  
同賓祭論功比決排態嫌箕踞傲語愛鼎銘佳已絕風  
愆累猶嚴日省懷

璇題符

聖學箴誠寓軒齋

殿前作賦聲摩空得軒字

竟作摩空想其聲在不言賦方陳別殿詩已詠高軒彩  
筆初鳴鳳清班正肅鷓玉堂傳巨製銀漢瀉真源鵠立  
應同聽翬飛與其騫凡音宜有別仙仗自無喧樓觀增



盤鬱文章見本原濫邀

宸鑒及供職愧詞垣

信及翔泳得翔字

帝德先崇信推誠及萬方

恩波游且泳

治寓集還翔春煖鶯求友秋深蟹獻芒雁臣遵約束龍

戶効輸將鵜鰈情無異鯤鵬事有常鴉猶懷泮水鱉已

避重洋

霄漢依原樂江湖意亦忘物微知慕義况近

聖人光

星使出詞曹

得曹字

使者星初出秋風各建旄典隆逢

聖代

恩重屬詞曹翰墨西園萃聲名北斗高竹分新羽節花

認舊宮袍

天語頻銜鳳仙班競跨鼇青雲縈劍佩紫氣護弓刀多

士鞭爭著維

皇鑑獨操微臣依

日月

金殿幸揮毫



田毛樂寬征

得毛字

咸有豐年樂田疇肯不毛征徭皆

治典寬大卽

恩膏沼沚馨堪薦閭閻福共叨吏蠲頭會法民耐足胝  
勞已幸開三面何曾損一毫耕宜勤負未割豈任操刀  
穎簇龍鱗隰歡騰鷺羽翻拔茅邀

帝簡野處盡英髦

鏡無蓄影

得無字

聖德明如鏡精瑩徹海隅物來涵盡有影過蓄原無質  
易杲毫察形難夏鼎摹照臨同日月容納異江湖幻迹

杯中釋寒光匣內敷一痕含止水萬象躍洪爐

帝治輝金鑑

臣

心比玉壺願持清白意未敢匿瑕瑜

心正則筆正

得心字

正則容俱正公權意可尋成書雖在手執筆總由心養  
貴蒙泉豫功逾晉帖臨冰壺常凜凜鐵畫自森森從處  
嚴如矩懸來妙似鍼端莊欽墨妙兢業本丹忱

御翰欣同矚

宸修不待箴無徧

皇極建獻納媿詞林

夜雨翦春韭

得春字



賞雨宜茅屋詩人夜歛賓香杭春薄暮早韭翦初春雅  
集頻投轄名流半折巾清聲喧竹柏雋味壓菘蕪好試  
并刀利誰嫌庾饌貧寒鏡圍處小老圃劇來新砌下濃  
青滑盤中煥綠勻獻芹微意在

膏澤被

楓宸

佳氣常浮仗外峯

得峯字

閭闔浮雲表佳哉瑞氣鍾

廷前陳法物仗外見遙峯車乍金根駐山曾玉檢封芙蓉  
千疊湧槐棘百僚從螺影描能活

龍光挹更濃

蓬壺看隱隱芝蓋護重重

禁籞初移

蹕邊塵已息烽祥氛占大史

朶殿奏雍容

取人以身得賢字

能以身爲本何虞取舍偏丹書脩己密玉策得人賢使  
臂非無具因心別有權湯盤先祓濯禹鐸繼招延皮相  
今休誤膚公後定傳分猷同脈脈寸善亦拳拳漢詔求  
才日周詩訪落年欣逢



皇極建多士集聯翩

此庚戌會試題也詩亦久失其稿而彼時行卷猶有  
存者因錄附於後是歲

落之句

文廟初御極故有訪

淡煙疏雨落花天

得莊字

花落春仍在天時尚豔陽淡濃煙盡活疏密雨俱香鶴  
避何嫌緩鳩呼未覺忙峯巒添隱約水面總文章玉氣  
浮時暖珠痕滴處涼白描煩畫手紅瘦助吟腸深護薔  
薇架斜侵薜荔牆此中涵

帝澤豈僅賦山莊

此庚戌進士覆試題也詩甚不工然花落春仍在句  
爲吾師曾文正公所賞其後余遂以春在名堂因以  
名集至今海內皆知有春在堂全書則此詩其緣起  
也因亦錄附於後

刻玉堂舊課竟漫題二律

自出承明三十春坐看歲月去逡巡提休棚裏場將  
散官錦行中樣尙新少日文章真故物舊時朋輩半  
陳人遺簪一慟黃臚又莫怪秋風淚滿巾

蟹匡蠶績竟如斯倚伏因由欲問誰清課一編重入  
手浮生萬事不先知作從東觀飛騰日刻在西湖老



病時只恐山靈應笑我殘年猶夢鳳皇池

廣楊園近鑑

俞樓襟纂第三十九

德清俞樾

楊園先生集有近鑑一卷舉近世之事蹟以爲鑑戒其意深矣書不云乎無以水鑑當以民鑑因亦書近事數十條以警愚頑楊園之書有惡而無善專以示戒也余則兼采善事數條善惡兼收勸懲並寓矣因題曰廣楊園近鑑

順德陳宗器商於南雄州性好濟人之急有某甲者家甚貧父病年餘盡鬻其所有以供醫藥而病不瘳甲語其妻曰父病殆矣不忍坐視其死奈何妻曰家中無物可鬻惟鬻我耳甲曰父子夫婦並列五倫豈可偏廢妻



樓三十九  
一事  
曰事有輕重君宜權之甲曰以貧故使卿至此我有何  
面自立於人世妻曰妾自有不辱之法問何法曰死也  
某曰若然父未必生而先置卿於死矣妻曰君不忍妾  
死乃忍父死乎後父病愈篤不得已如妻言將送其妻  
於媒氏之家其夜夫婦訣別哭甚哀陳宗器所屬適其  
鄰也詰得其故贈五十金使無鬻婦甲戌之歲五月三  
日陳長男婦孿生二子次男婦亦舉一子一日而抱三  
孫親朋畢賀其婦翁胡叟謂曰子何修得此殆有陰德  
乎陳曰陰德不敢言惟有一事生平所最快意者因舉  
此事以告云

常州一鄉鎮曰橫林有徐福寶者以搖航船爲生性好  
善鄭姓一孀婦死無以殮其子在溧陽往返必五六日  
天又酷暑不能待徐出已錢殮之錢不足又貸之其鄰  
焉庚辛之亂徐一女止九歲爲亂兵掠去徐轉徙至滬  
上仍操舟楫一日偶觸一巨舟碎其玻璃窗舟人責償  
舟中一官人憐其老爲之排解乃薄責之曰汝亦老於  
舟矣何不解事徐曰吾慣搖內河航船江上風波非所  
習也官人聞之熟視徐曰汝非常州鄉人乎曰然問何  
姓名曰徐福寶官人遽出延之登舟曰吾婦翁也亦吾  
恩人也吾卽鄭氏子吾婦卽翁女也先是徐女被掠因



幼故未失身轉展至鄭所鄭時已以軍功得右秩矣知爲徐女感念殯母之恩卽以爲妻妻屬訪父耗茲奉差至漚適以觸舟相遇也爲善無不報觀於徐事信矣楊某蘇人丐者也一日過翁家堰見羣丐牽一犬將屠之犬見楊搖尾哀嗥若乞命者楊不忍其骸竦出錢買之牽以歸路經楊家墳犬不走就墳前土堆竭力爬搔泥土之中露出紙角楊從而攜之得洋錢兩封楊自此遂作小經紀不復吹吳市之簫矣一念惻隱遂受其報誰謂善無益也

蘇州婁門外馮姓農人年四十餘而未有子家畜一牛

老且病矣將鬻之屠肆夜夢其亡父告曰不殺老牛可以得子詰日至牛闌則牛哀鳴若乞命者憶夢中語仍留而飼之自此妻遂有孕及期妻甫臨盆而牛死牛死而子生因名其子曰牛

余行甌越鄉間一村落忘其名有土地廟內塑女像問之村人則有二說一曰是廟本有兩像一翁一媪久之翁像剝落今所存者其媪也一曰村有某氏婦孝於其姑婦姑同臥一室一夕婦聞姑牀後牆簌簌有聲知其欲起急起負牆立大呼姑醒於是姑遑遽下牀得免於難而婦竟壓死越旬日土地神見夢於村中父老曰昨



奉天符吾以失於救護孝婦故革職矣代吾者卽此婦也此後可改塑女像及旦諸父老以所夢皆同如言改塑至今猶存其舊云余謂以事而言前說近是以理而言後說亦可信不得斥爲不經之談也

某甲性至孝而家極貧父母相繼死貧無以斂某晝夜哀號淚盡而繼以血忽盆中所植月季開五色花大如牡丹每瓣有金點燦爛可觀一富家子見而喜之易以洋錢三十某甲遂得以治喪事識者以爲孝感焉

揚州諸生王姓者素剛正聞非禮之言則掩耳走見淫書淫畫雖他人之物必奪而焚之丙子秋將赴省試而

苦無貲貸於友莫之應惘然而返忽見地攤上有書數本取視乃金瓶梅也怒曰此物公然出售歟適袖尚有青蚨數百遂買之歸呼妻取火來火至將投之火忽一紙飄墜乃某銀號一千兩之券也夫婦驚異又檢視得書一函生閱之笑曰此貪官贓吏之物用之何害遂取其銀而赴試談者不詳其名不知是科中否也

蘇有醫者辛姓夢至長洲縣城隍廟比鄰劉氏婦在焉婦久病日閒辛爲診脈無生理訝其何以至此未幾城隍神升堂吏役環侍與人閒官府無異役擁婦跪階下神詰問良久俄聞大聲曰此婦曾負姑五日可予寬限



命役扶婦出辛亦從之出遂寤及天明劉氏叩門求醫問之則其婦昨夜已死忽一噴嚏死而復蘇神氣乍復恐有變更故求診治也辛至其家視之病可弗藥矣因問昨何夢歟婦言如辛夢辛問以負姑事婦曰曩者粵賊之亂夫在上海家中止我與姑二人姑老病不能興城破我負姑走姑擊余肩曰事急矣汝舍我走尚可活負我走則二人俱死也我不忍舍負之出城走風雨中飢寒交迫歷五晝夜顛踣者屢矣而終不釋於肩與姑俱免神言蓋指此爾余載此事因記余家舊有傭婦王姓者右臂有疾不能舉及亂後復見之則臂能舉矣問

何以得愈婦曰我亦不自知也城破時負姑出城勉強用力初亦酸痛久而不覺遂運動如常兩事合觀可以勸孝矣

蘇人文某販酒折閱負人數百金歲將闌索逋者踵於門旁徨無計獨行野外解帶懸樹將以自經樹枝斷折身墜於地足所蹈處土甚浮淺探之得一穴中有洋錢二百五十枚大喜持歸方粵賊之踞蘇也文爲賊所脅從偕至楓鎮一民舍有女縣於梁未絕也羣賊解之下欲污之文曰垂絕之女何足流連速舍之去其女乃免然則此事殆所以報歟



蘇州胥門外一郵聚曰錢莊有朱姓翁年五十始生子甚愛之甫二歲痘毒內陷勢且不治適其鄰有生女而欲溺之者或以告翁勸留養之翁曰吾子未知生死遑恤鄰之女乎既而曰吾願吾子之生豈忍視鄰女之死命抱之入女人大啼其子忽亦大啼啓衾視之則痘漿重灌圓綻如珠醫至賀曰生矣生矣此留養鄰女之報也

吾鄉沈小梅太守庚子領鄉薦後以其父尋梅刺史曾爲壽州牧尚有故交數人乃往干謁小有所獲將自壽州至和州坐二把手小車以行出壽州城數十里日暮

乃投宿一郵店時止挈一僕及小車夫二人入一門則一門闔又加鍵焉疑而問之曰店規如是也心知其非善地而無如何姑入之破屋數間中一土炕無卓倚之屬俄有人問其僕曰爾曹奚自曰自壽州至壽何爲曰訪某甲某乙問何以識之曰吾老主人曾牧是州也問姓名具告之曰然則沈尋梅歟曰是也其人遽去已而有一人率健者三四人昂然入問小梅曰少年乃沈尋梅之子乎曰然其人詳問尋梅形狀及牧壽州年月乃歎曰若真沈尋梅子矣得無飢乎此處無飯喫當爲若擗大餅言已一健者趨出未幾以首戴一卓子入視之



浮垢盈寸其人曰爾嫌其不潔歟曰否否其人曰吾知若南方人固好潔然此易耳於剝褲中出一短刀白如霜雪卽就卓上刮垢磨光須臾而盡餅亦旋至謂曰弟飽喫之高枕而臥夜中有所聞毋懼如有問者可告曰張老三使我宿此也明日遲我至方可行萬勿早發言已辭去小梅惶惶罔知所謂室外履聲來往不絕噤不敢聲夜半果有問者曰室中誰也告之曰張老三使我宿此嗣是寂然達旦更無所聞小梅亦倦極倚裝假寐及覺張老三已在側謂曰客枕安乎吾命二人者送汝至柘皋過柘皋卽無事矣小梅敬謝之因問何以卵翼

我張曰吾兄弟五其四人已死於法吾亦以殺人繫獄汝父憫吾兄弟皆死屈法活我此所以報也夫殺人者死法固如是張老三以殺人繫獄殺之非枉也尋梅刺史以一念仁慈卒使後人獲報然則居官者固宜以寬一分爲主未可過於操切歟

蘇州胥門外人周進豐入城賣絲薄暮而返囊中有洋錢三十枚行至僻處忽有大索飛出絆其足而仆遂有數盜出自草間將奪其所有忽一人持白梃狂奔而至與盜鬪盜不能敵籠東而走其人扶周起視之不識也拜而謝之且問姓名其人曰橫涇舟中受子大惠所以



樓三十九  
報也倏忽不見乃悟其非人然橫涇舟中實不知何事  
惟託庚申歲曾獨棹小舟避寇亂有少婦攜幼子求附  
舟乃載之夜行及天明至橫涇少婦別去豈謂此歟乃  
歎杜回結草非左氏之誣使當日橫涇舟中稍不自持  
犯以非禮則亦必有以報之矣

金陵一僧持戒律頗嚴一日有貧子來見其舊鄰也泣  
而言曰老母不食三日矣僧憐之贈以數金而去去不  
復來僧亦忘其事居數歲僧忽病恍惚見神人責之曰  
汝爲僧何乃殺生行且入地獄僧覺而自念久斷葷血  
奚有殺生之事正疑訝聞鄰子復來還金如所贈數曰

蒙吾師之惠粗得溫飽矣問所業曰爲屠僧大驚告以  
所夢曰子誤我矣鄰子亦驚卽偕至佛前懺悔誓不復  
屠并願放生百萬以贖前罪是夜僧夢人以涼水灑之  
病卽愈鄰子後亦爲僧夫授人以刃人卽以其刃殺人  
歸罪於授刃者可也予人以卮酒人卽以其酒酖人不  
得爲予之酒者之罪也僧以金贈鄰子豈知其將爲屠  
哉神之責僧似乎太刻若然人無敢以金贈人者矣是  
阻人爲善也然僧不病不夢鄰子必終爲屠是神之刻  
責僧正神之曲成鄰子也意其人亦有夙根神不欲其  
墮落故轉展爲此以警覺之歟



某乙性陰險而有幹才善事某甲甲信任之使司出內無所苟甲且死以妻子託乙乙涕泣自任甲死經營其後事不遺餘力人皆稱乙之賢而歎甲之知人也甲繼妻年尚少而貌甚陋乙託諮白家事出入閨闈多方誘之遂爲所染由是益見信任乙遂大肆其所欲爲盡去其舊人而以私人易之居數載甲之貲財大半歸乙乙遂託故亡去或勸甲妻宜訟之官甲妻內媿弗問也乙遷居他縣爲富人然無子止一女與中表某丙通遂偕逃丙故無賴貪重金鬻女於倡家女有姿色在風塵中頗有聲一日有少年來留信宿極相得私訂嫁娶少年

窘於財不能數來女恆以他客金私助之乙自失女後鬱鬱不樂無何發病死乙妻思女甚遣人四出訪求知女所在以金贖歸將與論昏女以所私訂者告乙妻問姓氏鄉里卽某甲子也憮然曰爾父當日實負彼不圖今日爾以身報之遂致意甲妻甲家旣中落子年長未娶聞之亦良得遂使其子就姻於乙家彌月之後挈其妻并以乙妻及乙之所有盡歸其家噫乙巧矣烏知造物者之更巧也

沐陽某甲故家子也少無賴父禁之嚴猶時踰垣從惡少年游父卒益無忌放浪數年遂無立錐地傭於僧寺



樓三十一  
中寺僧饒於貲而性姦狡故厚其值薄責以事某頗感  
之一日置酒密室與某飲半酣謂曰聞子父在時爲子  
聘某氏女今胡不娶曰貧也所需幾何曰百金可然彼  
富家女娶之歸亦無以爲生僧曰今有一策於此若與  
我共之則當助子百金異日衣食悉取給於我某欣然  
從焉合昏之夕賓客既散某出僧入女不知也任其所  
爲明日某歸宿女覺有異窮問吐實且求勿泄女默然  
及某再出而歸則女緼矣女家罔測其故亦無以責之  
某以貧不能葬姑寄棺僧寺中僧戀女美夜啓棺淫其  
屍適有偷自梁上見之鳴於眾事遂敗僧坐死某亦瘐

死

香山李元高李元祥兄弟也兄有四子而貧弟富無子  
兄欲以一子爲弟後弟不欲甲戌四月弟他出其婦舉  
一男嫂謬曰女也不如棄之婦方昏眩漫應曰諾嫂遂  
挈兒出棄之山中家有黃犬隨之往衙艸覆之歸而衙  
兄衣吠狺狺兄方駭怪忽雷電大作若欲下擊嫂懼言  
其實兄隨犬往抱兒歸而嫂竟震死人不如犬宜其爲  
天所誅也

寶山朱酉生一日晝寢忽夢二人持文書至言蘇州府  
城隍於某日傳訊朱覺而異之計所期不遠買舟率妻



子至蘇泊舟福民橋下及期入廟展拜歸而危坐蓬窗日中猝然而仆至暮乃蘇告妻子曰吾前生私陸氏一婦頗用其資後負義不往婦遂自縊吾坐是今生削祿籍婦猶未足故復訴於神神判令減壽恐吾壽命不長也後數年朱果卒

廣東高要縣一鄉官曾練民兵備土寇殺人頗多癸酉九月滕生一瘡初僅如錢久而益大有目有口粗似人面一日忽出聲曰我曾迪也未嘗作賊因有表兄在賊營作廝養卒我往視之留我一飯汝便以爲通賊枉殺我今得請於神決不汝恕也每出一語痛徹於心家人

多方祈禱不愈召其父母至乃不出言父母去而聲又作曰此必報之讎父母不能代解也月餘竟死觀此乃知佛書載袁冕事竟非虛語

自上海西去一百四十里地名楊店泊有礮船船中一勇至村民家強姦一婦勇去婦媿見其夫縊而死薄暮夫歸見婦死不知其故因婦素賢悼之亦縊死次日母歸見子婦俱死痛甚又念老無所依亦縊死時天無片雲忽風雷大作提此勇至婦門外擊死而三人皆蘇同治甲戌五月朔事也

咸豐乙卯歲江蘇巡撫吉公駐軍九華山一營卒與附



近之農家女通許以爲妻已有身矣及免身父詰得其故邀卒議婚時卒已以軍功得六品翎頂自念不日可得官農家女非偶也堅不承父歸言其女女棄兒自經死一夕營卒夢有材官持軍符趣之去見一白鬚老翁其後立一女子手抱嬰兒卽所私農家女也大駭材官問曰是否老翁顧問女女曰是卒悸而覺明日賊至出隊禦之同伍皆無恙此卒爲賊支解死

上海浦東有蔡姓者喜食鱸魚日買十數尾付子婦治之婦不忍每頓必取數尾縱之一日止五尾婦逸其二翁覺其少覓魚頭三而已詰婦婦不能對翁怒投以羹

盃中要害竟死停屍未殮忽有鱸數千尾不知所自來旋繞婦屍數日良久乃去僉謂鱸雖微物亦知感恩旣知感恩亦知報怨矣客因言蘇州舊有一麪店以鱸魚麪得名日殺無數有傭工憐之每日必縱十數尾偶爲主人所覺沃以釜中沸湯徧體糜爛無生理其夕忽有鱸魚數千盤旋其身覺涼沁肺腑次日傷處全愈矣主人感其事爲易業焉此兩事相類但不知彼翁於婦死後亦知悔懼否

鄭某者湖北沔陽州人以知縣籤發四川旣至有同官薦一奴曰孫貴年二十餘眉目清婉性亦儇黠鄭頗喜



樓三十一  
之居數歲鄭赴部引見迂道至家家有一妻一妾妾  
有姿色孫貴見而豔之遂起意謀殺鄭鄭買棹由襄河  
而上孫謀於舟人泊舟荒僻處其夜鄭於燈下觀書孫  
持刀入立其後鄭回顧見之問何爲曰將殺爾鄭曰汝  
欲殺我者利吾賞耳吾素愛汝區區者豈所吝邪汝欲  
之則竟取之焉用殺孫曰非直欲爾財且欲得爾妾鄭  
曰此妾驕妬我固厭之他日歸家竟以配爾吾豈患無  
妾哉汝今殆醉矣速睡毋溷我孫唯唯而退舟人問何  
不殺之曰渠皆許我矣舟人唾曰爾太憤憤今日不殺  
渠明日尚望活邪孫貴乃復入殺鄭投之河而與舟人

分其所齎然孫意在得妾越數月仍至鄭家詭稱其主  
出京後自陝入川命我還家挈其妾去由荆河踰巫峽  
會於成都其家因孫貴相從久頗不疑而鄭之弟獨疑  
何以無家書又見孫貴右大擘指所著決乃雲南翡翠  
者是其兄物珍若拱璧者也何以在此奴手因呼孫貴  
嚴詰之且曰吾已知吾兄未入京汝言誰也孫貴知事  
敗因吐實卽縛送官此奴固非人類然其主因其儂黠  
而喜之亦未免養虎畜狼矣

油煤人傳者諱其姓名四川巴縣武生也恃其拳勇武  
斷鄉曲無惡不爲一日夢爲冥卒攝去見冥王甚怒歷



數其罪命罰作泥鱗使嘗砧磧鼎鑊之苦此人大懼忽有二老人叩頭階下爲乞恩王沈思曰此子雖萬惡事母尚孝且汝二老皆善人也不可無後然不可令其徒返乃命獄卒以鐵叉叉入油鑊中頃刻肌膚糜爛臟腑焦灼苦不可言一時許乃出之王曰汝還陽間宜告人以此苦使爲惡者知懼若有一二人改過遷善卽汝功也可以贖罪矣命二老引之出二老蓋其祖父也導之至家忽如夢醒則死一晝夜矣月餘乃能起而自首以下乾枯如油煤者因自號爲油煤人踰年生一子乃使人昇行鄉邨俾眾人聚觀且自道其事以警眾焉

有某縣令年少佻達喜談閨闈案牘中有牽涉婦女者必鍛鍊周納入之姦情依律決杖每杖婦女必去裙袴其說曰律載婦人犯罪應決杖者姦罪去衣餘罪單衣決罰夫杖加於鬻何衣之有所謂單衣卽是單禪然則去衣實去禪也而後人不察又於姦罪去衣下注留禪二字若然則去衣與單衣胡別焉論者不能折後令以貪墨誅家財籍沒妻女流落青樓余按單衣去衣本前代舊制元史刑法志於此最詳云諸和姦者杖七十七婦人去衣受刑又云諸倡女鬪傷良人辜限之外死者杖七十七單衣受刑又云諸妻以殘酷毆死其妾者杖



一百七去衣受刑是去衣受刑非必姦罪然余疑所謂杖者非杖鬻也杖脊也故曰去衣不曰去禪金史海陵本紀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婦而杖之及考昂傳云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是可知去衣而杖非杖鬻矣考金史刑志大定三十五年二月上以婦人在囚輸作不便而杖不分決與殺無異遂命免死輸作者決杖二百而免輸作以鬻背分決據此知杖罪不盡加於鬻曰去衣不曰去禪專指杖脊而言此令所執未得律之本意也

紹興趙某慕游潞河其父與後母在家爲聘定同里楊

氏女年二十一矣貌旣姣媿粗解翰墨而趙某有族兄弟二人與楊氏故有隙適入都過潞河與趙某相見極詆其所聘婦孳耳齟脣無醜不備且終日與傭耕者共作息於隴上非貞女也趙某惑之乃別求婚於鄉人之宦京師者有湖州人徐姓一女年亦二十一未許嫁族兄弟爲平章草草成禮乃始詒書告其父父大驚初祕之旣而楊氏亦有所聞使來詰問乃謝罪且告絕楊氏無如何復爲其女相攸媒者接踵至女始知之泣曰女子從一而終旣纓矣可復脫乎竟仰藥死趙父慙且痛乃用世俗冥婚之禮以紅羅裹其木主輿之而歸厥後



楊女之鬼數見形於趙氏家人咸識之趙父北游鬼亦從焉途中微有所見及至其子所一夕與數友納涼庭中子忽見一女衣碧紗衫紅紗裙手執白團扇驚問誰何父詫曰三娘子也趙某於兄弟行居三故父呼其婦爲三娘趙某驚仆女卽不見至同治季年事隔五十餘年矣其夫弟趙雨田狀其事請旌女猶見夢於姑而謝焉姑卽趙某之後母每疾病輒見此女爲扶持抑搔云余謂此女爲鬼尚知致孝於姑則其生平之賢可知非徒以貞烈見也傷於讒口至死非命李義山所以賦讒讒歟趙氏族兄弟二人皆早死且無後蓋其報矣

某孝廉恂恂自好有端人之目會試後出都山東逆旅中每有妓女抱琵琶而來多或十數人孝廉厭之輒麾使去一日忽自念曰男女大欲亦人情也吾儕爲禮法所拘不一娛情花柳卽夫婦居室每思彼以名門之女作配於我上奉蘋蘩下尸中饋不忍過於狎褻若彼妓女本倚此爲活夫復何嫌吾雖不敢以父母遺體與賤人苟合然借彼色身試我道力想摩登媵席不能毀傷阿難戒體也是日至在平天尚早妓女踵至孝廉視其中一人稍有姿首乃麾眾出而獨留此妓妓轉軸撥絃歌脣將啓孝廉搖手曰勿勿吾南人不知北曲可無唱



也妓曰然則枯坐奈何孝廉曰吾愛汝徧體凝脂天幸  
炎歎大可裸程汝但盡弛褻衣供吾飽看當酬汝如夜  
合之資妓頰頰微笑始若不可已而諾之孝廉乃悉去  
其衣履裙袴攜至窗間上坑上恣意撫摩把玩襪以嘲  
詭良久乃釋之去嗣後遇妓可意者輒爲之狎昵備至  
而不與媾誇語同行者曰日見可欲而心不亂魯男子  
不我若也及至家雙目忽失明詫曰豈吾途中所爲有  
以致此邪彼妓耳庸何傷中夜轉展思惟忽奮然起曰  
吾過矣吾過矣論語所戒首在非禮勿視吾裸婦人而  
觀之非禮孰甚焉吾但當問所視之是禮非禮耳豈當

論彼之妓不妓哉吾過矣痛自刻責目亦尋愈後孝廉  
仍成進士官知縣恆舉此以戒人云

嘉興有某甲者出游於外學所謂辰州法者以歸蓋卽  
邪教中紙人豆馬之術也適其親串中有與人訟而弗  
勝者甲曰此易與耳乃剪紙爲人夜入其所仇者之家  
人長數丈持巨斧斧其屋屋雖無損而舉家惶懼不安  
如是月餘微知某甲所爲其鄰有老儒笑曰此易與耳  
乃剪紙爲虎俟巨人至突出搏而食之次日老儒自至  
某甲家謂之曰聞子有異術請於日聞角一勝勿徒於  
夜間驚擾人家也甲知技出已上弗敢校老儒曰子技



窮矣請觀吾技乃翦紙作一人倏見於前長十餘丈捉某甲之髮提至空中甲大駭乞命老儒乃下之曰汝此後尚敢爾乎甲謝不敢因使盡出其書焚於庭甲因問老儒之術所從來老儒曰吾少時訪道名山靡不周歷海內異人多從之游有一人恆與吾弈吾偶謝以倦其人曰吾有戲術可醒睡眠乃翦紙爲美女數輩皆能歌舞又翦紙爲天神與天魔相對鬪戰又翦紙爲虎豹犀象犇走山谷閒吾樂之因盡其術其人曰此但戲術耳若行此術騷擾人間則天雷誅之矣故吾能之未嘗敢輒試之也今偶一與爾戲耳某甲乃不敢復行其術

晚南一宦家婦遇下甚苛有一婢年甫十齡每日襦衣撻之婢浸長撻如故後婢年十六七已裙矣仍不得免婢泣請曰重杖不辭願免去袴婦益怒擲其裙袴於庭中杖畢使裸行至庭著之曰以爲常庭中多男子往來不能避也婢銜之次骨及粵賊之亂主婦均爲賊所掠其得婢者旋投誠積功至專閩卽以婢爲妻尊之曰太太矣太太嫌婢媼粗陋不任役使屬其夫覓之其夫一日俘一賊婦至視之面目娟好膚理白晰足亦纖小以爲必當其妻意也免其死使服役命入內見太太卽卽其舊主也太太謂之曰汝識我乎婦泥首乞命太太曰



汝向不害我命我今豈傷汝命但所受不可不報耳立命左右盡褫其上下衣撻二十乃使長跪而問之曰痛乎曰痛醜乎曰醜太太曰汝既知痛知醜卽以此爲常例與汝一竹篋汝謹守之每日清晨跪庭中俟吾妝竟自去裙袴奉竹篋入跪而呈我伏受二十竹篋能如是貸汝命否則今日立斃汝矣婦畏死受教太太每笞一下必閒以罵詈雖止二十下必一時許乃畢然撻之不甚重意在辱之不在殺之也又爲婦特製短衣僅覆及臍武職之家弁勇出入無限制咸注目焉此婢報其主亦殊太過然可爲御下者戒憶紀文達所載有一事頗

相類

某甲滁人某乙六合人兩不相識也粵寇之亂並陷於賊乃始相識乙先脫歸甲則由賊中歸正入大營中事定始歸過六合與乙遇乙招至家置酒話舊甚歡已而知甲腰纏頗富思殺之而攘其所有謀於妻不可謀於母母可之乃止之宿醉以酒殺而埋其屍於野未幾乙生一子頗媚媚可喜而乙自生子後性情改常酗酒無度每晚醉歸虐遇其母與妻而於母尤甚咸畏之如虎一日母抱孫立門前有補鍋匠過母坐孫於地入取鍋使補之鍋重難舉乃戴之於首而出有牛繫於碌碡上



見之而驚曳碌磚以行兒爲所碾折脅死焉補鍋匠恩  
恩荷擔遽去母大呼其妻出視之驚惶無措曰孽矣孽  
矣夫歸見之吾兩人俱不活乃仍抱兒入置之牀上覆  
以衾僞若無事者及暮乙大醉而歸登牀酣睡至夜半  
婦哭而蹴其夫使覺曰爾何惡臥如此壓死吾兒矣夫  
醒視之兒果壓死於側於是母妻聚哭乙亦自悔恨無  
可歸咎也越數日乙於他處見補鍋匠憶家中有鍋須  
修補乃謂之曰汝肯至某處補鍋乎匠搖手曰勿言彼  
處前日一事至今心悸乙問故具告之乃知兒之死母  
爲之也遽歸謂母曰舅氏招母往盍速行乎其家距舅

家三里許母欲遲之明日乙不可強與偕去導至僻處  
出刃連擊其母斃之委其屍而去其母有所畜犬尾之  
行見狀奔至舅家銜其舅之衣狺狺而吠舅見之識爲  
甥家之犬也異而隨行見其姊屍大驚至其家問焉乃  
知爲其子所弑矣集鄰里而告之曰是家不幸出此逆  
倫大案將爲公等累能爲尋獲逆子則諸事我任之不  
以累公等也於是鄰里四出分道追尋得之於數十里  
外之茶肆執之以歸其舅詰問得其因由乃曰汝之罪  
且寸磔矣吾以甥舅之情曲貸爾可速買棺覓地以葬  
爾母乙從之草草棺斂於隙地埋葬焉穴旣成其舅謂



鄰里爲我縛此梟獍投穴中以藉棺眾咸曰諾縛乙埋之棺底

深陽一農家子宋姓不知其名素不孝於母秋稻既收藏之他處與妻往食之而留母於家饗餼不給一日宋呼妻取薙刀來吾將修面妻取付之而入忽聞外呼曰來看來看趨出視之則已剃刃於腹而腸出矣妻大驚爲納之又呼曰不可不可遂倒地而死

金陵戴某聘某氏女爲妻聞其有外遇卽議迎娶女無父母兄弟惟一已嫁之姊爲主初以奩具未備請緩而戴不可姊不能奪遂草草成禮合卺之夕已非完璧又

越數日并覺其任身數月矣乃窮詰之女不得已吐實戴卽縊殺之而以暴卒告其姊姊知妹死不明然亦微聞妹事若興訟必爲門戶羞乃隱忍不言將及六年戴忽患喉疾延醫治之曰是名魚鱗瘡不可爲也由是日重一日若有扼其吭者涓滴不能下宛轉牀蓐間數日而死其死之日卽妻忌日也夫戴旣知女不貞則退其婚可也必娶之而又殺之其殘酷不仁甚矣宜其有此報哉

余從前居仁和之臨平鎮鎮有顧姓者開鳥腊店蓋世業也其炮炙之法別有祕傳故馨香鮮美異於他處用



樓三十九  
以佐酒或配雙弓米而食之誠雋味也兵亂之後問之  
則顧姓已絕止一女嫁鄉間無他人矣余歎曰是殆殺  
生之報乎今歲在吳下有從臨平來者以烏腊餽其味  
猶昔也蓋有他姓得顧氏之遺法而爲之矣嗟乎不鑒  
顧氏之禍襲其法而享其利無乃未之思乎販脂賣漿  
皆可致富何必爲此姑書其事冀見者知警耳  
某甲負人博進貸於某乙而償焉乙素豔甲婦美屢以  
索逋爲名入其家窺其婦一日乘甲不在竟闖入婦室  
婦適小遺見之驚起乙遽前持其袴婦慙惶趁其俯首  
注視以溺桶覆其首淋漓滿口鼻乙釋手走出甲歸婦

泣語之曰爾不成丈夫使我受此辱尚可活乎其夜竟  
縊而卒甲痛且悔哭三日於婦靈前斷一指誓不復賭  
數年後乙流蕩煙花以惡疾死乙婦不能守贅一男子  
於家此男子又闖穴仰食於婦年餘盡耗其家貲婦乃  
倚門爲娼人猶指目之曰某乙家也而甲自戒賭後以  
居積起家居然小康一日有遠方賈客主其家例宜於  
妓家置酒待之妓則惟客所欲客請至某乙家乃與偕  
往乙婦固不識甲也茶話移時招客入房乙聞香氣馥  
郁問曰是何香澤酷烈乃爾乙婦笑曰海外奇香也乃  
舉袖就甲曰君試一探手捫搦當令君五指皆香耳乙



忽念乙入我室我婦覆以溺器今我入乙室乙婦乃使我聞其香報應可畏如此悚然汗下不敢復作一褻語客笑曰君何前之通脫而後老成也乙語其故皆憬然曰甚哉淫惡之報也乙婦羞愧無地哭失聲越數日竟削髮空門矣

李甲李乙兄弟也乙爲其伯父後甲獨承父業甚富而貪冒無饜私冀弟死則伯父之業亦歸於己乃乘乙病僞爲煎藥以布裹蟹螯一枚置藥中說文蟹螯毒蟲也俗作斑貓非煎畢取出人不覺也乙中毒死甲遂兼有其產俄而甲亦病家人爲煎藥甲自出一布包投藥中服藥後腹痛欲

裂家人疑駭以所服皆平和之品何以致此因問甲適所投布包中何物也甲恍然曰是矣余將償弟命矣此中一蟹螯也因自述前事蓋恐弟一服不死更備其一將以復進而不料留以自殺其軀也言已而死

江北人陳姓者在上海搖渡船爲業一日至法華鎮時已冬初矣忽見草間一蛇黃黑色長二尺許蜿蜒而至足前陳以其小也易之以所持短煙筒擊之蛇遽起齧其頸大呼倒地同行者聞而趨至猶見蛇游行田塍間也乃負之至上海求醫醫皆束手或曰丐有名偷雞阿囵者蛇醫之良者也乃招之至阿囵審視曰此王莽蛇



所傷不可爲己雖然惡蛇不齧善人汝此行何所爲宜言之毋隱可稍減痛楚陳乃自言有寡孀頗有貲財而無子是日聞其由法華來上海故往逆之冀斃之於僻處而有其貲也言已竟死

楚北萬生富而吝其從弟死弟婦陳守義不嫁歷十餘年始卒三黨聚謀欲呈請旌表而難其費商之於生生自問義無可諉乃囁嚅而言曰旌表大典務宜核實非可草草不然我固其近屬也豈待公等倡議哉事遂寢及萬生應鄉試入闈文已脫稿矣忽見弟婦入舉袖一揮墨淋漓卷遂見擯而歸以告其妻妻曰娣在時吾家

亦小有周濟縱不見德豈其爲害如此後闈中復見君宜問其故已而生入闈果又見婦生如妻言問之婦曰吾白璧無瑕君乃以鵲突之言告之鄉黨使人疑惑一生苦節付之東流那不恨恨生大悔願表章貞節以贖前愆婦遂不見生出闈卽具呈爲婦請旌是科生竟中式因自譏口孽誠一篇以警世焉

宜昌許翁少時赤貧以操舟爲業咸豐初載客入川中客死乾沒其金十萬兩時方大亂亦無問者亂定遂富甲其鄉年七十八矣有四子兩孫一孫女其長子甲有膂力入學爲武生性戇直失其父歡而諸弟又媒孽之



甲以父偏愛諸弟又自恃拳勇往往凌虐諸弟諸弟益切齒遂謀殺兄一日甲與妻女往祝妻父陳叟壽將至有六人突出田間視之四人者其弟兩人者其弟之子也問何爲曰將殺汝遂以鐵尺亂擊斃之妻救護亦爲所傷數日死於是妻弟陳上舍控於官諸許謀曰非老父庇護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重賂賂官而請其父許翁扶杖至公庭曰不肖子無狀老朽杖斃之與諸子無干陳上舍妄興大獄宜勿聽官旣得賄遂用許翁言釋諸子不問甲有女年十六矣是日隨父母俱往外家目覩父母死狀泣告父妾曰父仇不報何以生爲願阿姨助

我妾亦泣曰兒若此洵孝女也然宜祕勿使羣叔聞之女從此不露聲色惟事女紅出入閨闈言笑自若諸叔始亦防其復仇旣而易視之不復防也偶以有事皆他出女遂與父妾潛行赴荊州訴於荆宜施道不得達哭於道署轅門三日不絕聲道聞之遂傳入詰問女歷言前事聲與淚俱道憫之乃命宜昌府提案親鞫女至郡備言父死由三叔下手先擊諸叔繼之兩兄又繼之父死登時母死踰日情狀鑿鑿事皆目覩許翁訶之曰此斃言也爾父不孝觸我怒我一杖擊斃之汝何誣諸叔爲女曰吾父素習武且年甫四十氣體強壯祖父年邁



力薄一杖焉能斃之今女孫伶仃弱質立於祖父之前  
祖父能一杖斃之乎許翁語塞於是諸子皆服罪有識  
者曰許翁致富本不可問計此女生年卽客死年或女  
卽客轉生也

揚州營兵王熊光與鄰童數輩蹲草中捕蟋蟀忽遊出  
一蛇長七八尺直前圍繞始齧其兩脅繼齧其臍王手  
無寸鐵惟大聲呼號而已朋輩聞聲奔救則王已暈絕  
而手尚握蛇不釋眾以刀斫蛇死再救傷者則胛骨已  
無完膚臍中深入者數寸幾透其背萬無生理矣視蛇  
身隱約分三段似黏合者王之同伍者恍然曰前年彼

曾殺一蛇分而爲三豈此蛇復活而來報仇歟余幼時  
聞吾鄉有農人以刈草之刀擊斷一蛇尾蛇負痛竄去  
越數歲經其地復見前蛇其尾創猶未平農人驚走蛇  
追之不舍遇救而免然此農人狂奔數里竟內傷而死  
合兩事觀之可爲無故殺龜打蛇者戒矣

光緒丙子七月揚州舊城中設盂蘭盆會首坐之僧爲  
木庵和尚戒律頗嚴正在宣揚侍者廣慧忽自壇上倒  
地口中流血至木庵前叩頭無數求菩薩伸冤木庵叱  
曰是何鬼魅擾我法壇廣慧作女子聲曰我祁氏女陳  
氏婦于歸後夫婦和諧此僧乃我夫之表弟因負鄰童



博進向我借錢我應之屢矣一日偶不應彼遂懷恨密告我夫誣我與夫弟有姦我家翁老姑瞽夫弟未娶其縫紉浣滌固我任其事夫遂信之疏我防我我冤抑無伸遂自經死我非伊所殺歟木庵許以誦經超度鬼不可曰人命至重不能不償言已廣慧竟死

某顯宦厲於揚州有五女婿皆名下士其弟五婿尚未娶年少有才貌亦都雅然往年應歲試曾以誤犯

穆宗廟諱列四等心甚耻之一日會飲婦翁家其第四婿有口辯喜詼諧偶言及其同鄉某生歲試考列四等學使者將施夏楚某生厥角於地額血漉漉然請甚哀

繼以泣同學諸友皆爲代求始免朴責第五婿以爲有意譏刺之面赤不作一語罷飲歸舍思之轉益慙憤竟自經死其所聘妻聞之次日亦縊於房然在言者初不知其事無心一言遂殺二命是以君子貴隱惡揚善也書遂成廢紙然亦鷄肋未忍竟棄也稍加詮次錄爲一卷卽題之曰壺東漫錄曰壺東者壺置我右則我居壺東猶視北之例也元人陸友有硯北雜志二卷余此一卷書固不足以擬之亦聊以存良朋之嘉惠而已矣

自創字



再進向我借錢我應之屢矣一日偶不勝化遂悟世  
古我夫誣我與夫弟有姦我家翁老如言夫弟未娶其  
縫紉浣滌固我任其事夫遂信之而後我我與夫弟  
仲遂自經死我非伊所殺與夫弟言以誦經超度鬼不  
可曰人命至重不能不慎言已廣慧竟死

某顯宦厲於揚州有五女皆皆名下士其第五女尚未  
映其率無心一言遂疑二命是以昏于貴劉惡對善也  
自盛羽其前朝妻聞之六日亦益然其言皆不  
意類陳之面表不非一語謂增離舍思之轉益悲劇竟  
歸以武同學清文皆為外求故與休責張正晉以為首



壺東漫錄 俞樓襍纂第四十 德清俞樾

徐花農孝廉製一茶壺見贈形模古雅字畫精工署  
曰曲園先生品六一泉之壺余頗喜之時置案頭偶  
檢敝篋得數紙皆舊時隨所得而錄存之者不能成  
書遂成廢紙然亦鷄肋未忍竟棄也稍加詮次錄為  
一卷即題之曰壺東漫錄曰壺東者壺置我右則我  
居壺東猶視北之例也元人陸友有硯北雜志二卷  
余此一卷書固不足以擬之亦聊以存良朋之嘉惠  
而已矣

白制字



困學紀聞謂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龔因之梁四公記亦然余謂孫休所制字殊無意義不如龔取日月在空龔取飛龍在天雖奇詭而尚有所取也唐林慎思著伸蒙子有半嶽先生泖道先生味肥先生弋畋先生糊糲子甌瓮子其字皆奇詭然如半嶽之義謂出以干祿未嘗忘山弋畋之義謂人皆負戈甲吾以宏文爲戈甲頗亦有味因知之者希故特表出之如余者其亦弋畋先生歟

滿

曾文正公集有滿妹碑誌曰滿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

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中人稱之滿妹取盈數也余讀吳江沈曰霖粵西瑣記有土字一條云稅音近滿謂最少也始悟此乃湖廣之方言非必就盈數生義

唐詩用喫虛字

唐人言喫虛猶今人言喫虧也孫榮北里志有題劉秦娘舍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蓋唐時俗語如此詩人遂以入詩耳杜牧隋苑詩云却笑喫虛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王漁洋唐人萬首絕句選改作却笑邱墟隋煬



樓四十  
二  
帝殊爲可笑余案頭無洪氏原本未能一校想洪本必不作邱墟也

角端

元史耶律楚材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卽曰班師愚按此乃神獸不知何名卽晉卿亦不識因欲借以尼元主之行故臆決爲角端耳考漢書司馬相如傳其獸則麒麟角觶集解引郭璞曰角觶音端似豬角

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索隱引張揖云角觶似牛文選上林賦注引郭璞則云角端似貊與漢書注所引不同必有一誤然諸家之說並未言其能言四方語則從古無角端人言之說晉卿何所據而以此獸爲角端乎張尙瑗石里襍識云 國朝崇德二年蒙古貢獸名齊希特能知人語蓋角端之屬徧示羣臣然則元時所見或亦齊希特乎

孔安國

仁和王丹麓更定文章九命七曰壽考有孔安國年二百歲之說余按此孔安國見葛洪神仙傳云孔安國魯



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此孔安國別是一人非傳尙書者丹麓取以爲文章壽考之徵殆誤以爲傳尙書之孔安國乎

親年八十準歸養

令甲父母年至八十準告終養按宋書何子平傳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棄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

黃籍籍年旣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未滿苟冒榮利以是觀之則今制固與古合也

碩人

吳映奎止狷著顧亭林年譜稱先生祖母爲周碩人李碩人先生母爲王碩人本生母爲何碩人先生元配爲王碩人未詳所謂及讀王漁洋香祖筆記云楓窗小牘言宋婦人封號自夫人以下凡八等如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今皆無之碩人孺人率爲婦人之通稱矣乃知彼時稱碩人猶今稱孺人也考宋史職官志載羣臣母妻封號母自國



太夫人至縣太君妻自國夫人至縣君又云凡遇大禮封贈二代者母妻郡夫人注云觀文殿學士資政保和殿大學士並淑人又云凡遇大禮封贈一代者母妻孺人是宋史所載有夫人淑人孺人而碩人令人不見於史然宋人說部有談藪一卷舊題龐元英撰四庫題要云是偽託載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此離而歸乃適詠則知宋時固有碩人之號史文不備耳明史載婦人封贈自一品夫人至孺人與今制同無所謂碩人者而民俗相承尚沿此稱觀香祖筆記知國初猶有之也

### 封繼室

令甲凡應封妻者如正室未封已歿繼室當封者前妻亦准給封再繼者不准給封按此因明制之舊明史職官志曰妻之封止於一嫡一繼是也然歸太僕集有請敕命事畧曰先妻魏氏繼妻王氏今蒙恩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人而恩詔乃許移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希世之曠典矣其曾孫莊識其下曰後以例不准移封仍封費孺人是明制所謂一嫡一繼者乃封其最前元配一人及其最後繼配一人與今制異也夫夫貴於朝妻尊於室固古今之通



理而古者宗子雖七十必有主婦男子娶妻原無定限封止一嫡一繼則一人止許二妻矣使封其最後之晚妻則中間者未被寵光不免抱恨於泉壤使封其在前之繼室則見存者轉無命服何以表率其家人設有建議於朝凡封妻者無論一繼再繼果其名門之女正位中閨皆得一律受封不以一嫡一繼爲限或亦推廣皇仁之一事乎

### 開印封印

今制於十二月十九或二十日封印正月十九或二十日開印京外官同之乃明嘉靖時田汝成著西湖游覽

志有一條云除夕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新正三日始開是明代封印止此四日與今制迥殊也然王夫之周易稗疏說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曰今制臘月十五日起至正月十五日止非軍國大事急須奏報者皆停止猶其遺意也則似又不止此四日矣豈停止奏報與封開印信各爲一事歟

半人莫論也亦樂聞言西越人語自

明代用西洋人教中國軍士

明包汝楫公刻著南中紀聞有一則云西洋國鳥銃能及六百步外初放無聲著人體方發響所擊立斃天啟初宣彼國三十人至京教軍士銃法甲子春遣回至杭



州曾見之其人色黑似墨顛毛不及寸皆團結如螺兩旁髭鬚亦然頗似今所圖達摩祖師像是明天啟時西洋之法駸駸入中國矣用以治厯用以治兵教採升木徐光啟諸人爲之也然都元敬所著譚纂有云朝廷庫藏內一銅人壞其半人莫能修永樂閒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大宗命修之豪髮不差泯然無迹又南京渾天儀亦此人所修是明初已有之矣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因一葵而推論及此僞古文所以不可廢也

奏狀遺失

東坡集有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云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臣具此奏論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尙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奏申尙書省是奏狀亦有失遺宋政之弛卽此可見也東坡於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重具元奏狀奏聞至元祐七



年五月十六日有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  
事一處行下狀云迄今五百餘日依前未蒙施行伏乞  
檢會一處行下則知此件始終沈閣矣

咎僅齋斗室銘

咎宏祖字寅谷自名其齋曰僅學者稱僅齋先生世爲  
懷甯人阮大鋮之母先生姑也以姑命召先生官以同  
知不受避地龍山之杏花村自書斗室曰慎無憂忍無  
辱靜常安儉常足見梅文鼎續學堂集此四語極有味  
余喜誦之故錄於此咎姓不多見廣韻四十八感有咎  
字子感切姓也是古有此姓矣說文曰部晉篆下臣鉉

等曰今俗有咎字蓋晉之譌然則咎卽晉字也梅勿庵  
先生乃以爲系出漢相國鄼侯卽鄼之省則字當作贊  
不當作晉未足據也

蒲柳泉逸老園記

蒲柳泉聊齋誌異一書至今膾炙人口而其文則世所  
罕見朱蘭坡先生 國朝古文彙鈔載其逸老園記云  
東阿余別業也村雖故小山繞之河又繞之暑可漁寒  
可樵四時皆可臨眺田平不陂頗宜稼雖不阿阿矣面  
沖山而村村去山步武耳山勝以石石勝以夥夥之勝  
以位置以參差逕之半尙以土柔益進益上則石氏族



而居分疆占據少閒田高狀轟轟下狀兀元肥狀悶悶  
瘦狀稜稜虎若而伏人若而立羊若而羣其最高有阿  
石尤奇石凡三兩渠夾閒之似混沌初曾爲一物者後  
裂之渠其裂紋也壁良峭孫行僅可上其上則夷容數  
十人分曹飲然無飲者醒可上醉難下也願兩渠若躍  
可過亦無敢躍平乃壯險則怖也坐其上望村一簇望  
河一線望羣山一抹望田隴段復段如蔬畦下石而東  
可踴者一矢許傾傾側側石復枕石堆疊岬岫閒泉瀨  
瀨出焉亦阿名水所逕成渠渠迢迢至山根石纍纍滿  
之山水皆鴻濛時舊物曾無人賞焉者山讓牛眠水讓

牛飲余童時過輒游釣夢魂猶戀之修數椽屋卜菟裘  
焉水宜沼而不沼予沼之沼之上宜柳而無柳予柳之  
興會所至可以汲可以蔭卽謂予家園亭不禁樵牧也  
可按此文用意造句均以纖巧勝洵與誌異之書同一  
筆墨文尙不止此余稍節之然亦足見一斑矣

### 考唐蕭倣事

舊唐書蕭倣附蕭俛傳倣於太和元年登進士第大中  
朝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遷禮部  
侍郎轉戶部以檢校工部尙書出爲滑州刺史充義成  
軍節度鄭滑穎觀察處置等使就加刑部尙書入爲兵



部尙書判度支轉吏部尙書咸通末復爲兵部尙書判  
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兼戶  
部兵部尙書遷左右僕射改司空宏文館大學士蘭陵  
郡開國侯傲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爲廣州  
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子廩咸通三年  
進士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免官侍行以此考之則傲  
以咸通來爲相至僖宗乾符中罷相出鎮嶺南而卒也  
乃考之本紀懿宗十四年以吏部侍郎蕭倣爲兵部侍  
郎同平章事僖宗乾符三年正月己卯朔司空侍郎同  
平章事蕭倣以病求免罷爲太子太傅不言出爲廣州

刺史則固與本傳違矣新唐書附蕭瑀傳云大和中擢  
進士第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咸通初爲左散騎  
常侍後官數遷拜義成節度使以兵部尙書再判度支  
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  
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正爲權近所忌卒年  
八十是倣先由集賢學士鎮嶺南及爲相後無罷相出  
鎮之事考之本紀懿宗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疾大漸  
立普王爲皇太子辛巳卽皇帝位于柩前十月乙未尙  
書左僕射蕭倣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符  
二年五月蕭倣薨是蕭倣爲相雖在咸通十四年然已



是僖宗卽位後事非懿宗矣本傳特未分別言之耳至  
乾符二年言薨不言免則是薨於相位并無以病求免  
之事其無罷相出鎮之事更不待言矣兩書不同新書  
爲得其實太平廣記引唐闕史云唐丞相蘭陵公蕭倣  
清譽儉德時所推伏嘗統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  
由此人情歸美僖宗誕聖於壬午龍飛於癸巳皇算十  
有二載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爲上相  
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汲引才俊導暢皇慈儉德  
旣彰澆風少革及薨於位上甚追悼而廢常朝者三日  
冊贈之禮有加焉議者曰高位重祿苟有其分陰靈必

助其壽考不然安有過縣車之歲而命相之主始生也  
太公晚年七十而遇文王今逾鈞渭之年一紀則知榮  
辱之分豈偶然哉以唐闕史之文證之則知倣之入相  
自由僖宗當時豔其際遇見之紀載自必不妄惟新舊  
書本傳皆稱以兵部尙書同平章事舊書本紀則稱侍  
郎新書本紀則稱尙書左僕射而闕史又稱起自奉常  
卿恐或推本其初與實歷官階不合也闕史言其爲相  
之年八十三則當生於德宗貞元七年新書言其卒於  
乾符二年年八十則當生於貞元十四年未知孰是據  
舊書於大和元年登進士第至乾符二年四十九年矣



樓四十一  
二  
倣之年齒必高安有罷相後再出鎮嶺南之事乎

考宋度宗本紀三張順

宋史度宗本紀咸淳元年閏五月丁卯故成都馬步軍  
總管張順沒于王事詔特贈官五轉其子與入官恩澤  
又八年五月大元兵久圍襄樊援兵扼關險不克進詔  
荆襄將帥移駐新郢遣部轄張順張貴將死士三千人  
自上流夜半輕舟轉戰比明達襄城收軍閱視失張順  
又九年二月甲申詔鄂州左水軍統制張順沒身戰陣  
贈寧遠軍承宣使二子承信郎立廟京湖贈額曰忠顯  
是九年之中張順姓名凡三見愚謂九年之張順卽八

年之張順蓋八年者其死事之年九年者則朝廷贈官  
立廟之年也考忠義傳云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  
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  
舟聯爲一舫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  
俾爲都統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  
順殿之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聞救至氣  
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介冑  
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  
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事與本紀八  
年所書合紀止云失張順者蓋據先時奏報未言其死



樓四十一  
也此蓋宋時國史原文元修宋史苟仍其舊不備載本末固其疏漏之處然九年卽云歿身戰陣則張順之死已見矣惟元年所云張順未知何人殆必有誤愚疑此乃張桂也忠義許彪孫傳景定二年劉整叛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統制金文德戰死考理宗紀景定二年秋七月甲子蜀帥俞興奏守瀘州劉整率所部兵北降則張桂之死亦在是年秋矣咸淳元年上距景定二年凡三年蓋至是始贈官也傳稱都統而紀稱馬步軍總管其官不同考之宋史職官志云其後武臣爲路鈐者亦無尺籍伍符每歲諸州案閱特存故事間有得旨葺

治軍器或訓練禁兵則仍帶入銜按總管本稱總管鈐轄司故在諸路者稱路鈐其官雖尊然不如諸軍都統制實有所統之軍或張桂以成都總管而攝瀘州都統制故傳則實舉其所任之官曰都統至詔書褒贈則仍以總管稱之所謂仍帶入銜者歟

李榭事存疑

范光陽雙雪堂集有李榭傳曰李榭字遠遠戶部尚書精白公子潁川人也以明經貢入太學崇禎八年李自成將窺潁榭豫畫戰守計與當事者相左榭歎曰潁不可保矣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誰主先人祀一



樓四十一  
日逸去人不知也已而賊屠潁人皆謂李公子死矣忽挾數騎從山東來韎韐跣注結束精嚴人見之驚喜諸避賊遠竄者皆歸倚栩團結栩散家財募壯士三百親教之無不一當百監司謝肇元至始奇其材是年九月賊東奔至茨河鋪栩率兵截殺之賊夜遁去又至焦陂集栩設伏待之擒賊首白虎神闖塌天等督臣朱大典署栩潁營都司十年八月賊左矜王等突至栩提全軍縱擊生擒跳澗虎油葫蘆草上飛等捷聞授參將當是時栩威名大震賊相戒不敢犯潁逃賊叛將附栩無虛日然上官請事須賄而後報聞否則阻不行故栩不得

盡其所爲十五年九月栩已招降賊首袁時中會汴梁陷時中思跳去而狡賊李奎恨栩前殺其黨過多勸時中叛栩因邀入營議事遂害之於王老人集潁人聞之無不流涕栩雖功不成然數年間河洛陸沈兩淮宴如栩之力也愚按傳稱栩爲戶部尙書李精白子然李精白實非戶部尙書明史七卿表無其人也李精白見魏忠賢傳云山東產麒麟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又崔呈秀傳崇禎二年帝爲詔書頒示天下有巡撫尙書李精白列入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爲民是李精白以尙書巡撫山東而傳謂之戶部尙書豈以崇禎時有戶部尙



書李待問因而致誤歟李精白身為閹黨名列逆案而其子乃能散家財保鄉里殺賊立功捐軀報國亦所謂克蓋前人之愆者矣然考之明史流賊傳杞縣舉人李信逆案尚書李精白子投自成改名曰巖說自成勿殺人收天下心又造迎闖王不納糧之謠是李精白之子李信卽李巖乃賊也此所云李栩者何人歟若謂是其兄弟行則栩固云先人止二子弟前死矣均稱李精白之子而鼻鸞異類殊不可解竊疑范光陽乃康熙戊辰進士距明季未遠所傳聞必當有據或者李精白爲逆案中人海內之所切齒一聞河南有以舉人從賊者則

皆曰此必李精白之子也訛以傳訛遂登史策李精白之子實是李栩而非李巖歟李巖杞縣人而李栩潁川人地亦不合惜未考李精白爲何縣人一決此疑也

### 明懿安后之死

明史熹宗懿安皇后張氏李自成陷都城后自縊順治元年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命合葬熹宗陵是其事跡甚明白而野史流傳則頗有異辭豈以熹宗不君而胥餘之憎及其賢后乎然流賊傳又云李巖者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是懿安之不死於宮闈史固有明文矣 國朝王源居業



堂集曰穎上高澤生爲余言尉氏有王大本者諸生爲賊帥封伯京師陷大本與他賊四人共得懿安皇后四賊不遜大本怒曰此一代國母胡可干也手刃之懿安死而未辱見集中陳表一傳後并云澤生留心當年軼事其言足信然則懿安死於王大本之刃非死於縊矣

楊疏史書

楊忠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乃丹徒曹廷傑字去非者所代作見何聚晴江閣集史忠正復攝政睿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者所代作見彭士望恥躬堂集此一疏一書乃明季兩大文而皆出捉刀之手世罕知

者故表而出之然晴江集謂曹去非以疏草示同縣陳允昌陳曰謀害皇親一案引督師輔臣爲徵此大錯國家方倚高陽公爲安危致奸璫日媒孽君側其不壞我長城幸矣今考明史二十四大罪疏實無謀害皇親引督師輔臣爲徵事此所云云又可疑矣

周忠武不死於亂箭

明史周遇吉傳稱城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縣之高竿叢射殺之復斃其肉是周忠武死於亂箭今鐵冠圖傳奇猶有亂箭一齣非無本也乃國朝李煥章作周



夫人傳稱公追戰陷重圍中奮力格鬪倅斬愈多日暮  
寇已退馬中流矢忽蹶公拔佩刀自殺則公又自殺而  
非死於亂箭矣及讀王昆繩居業堂集王將軍傳乃知  
當日被亂箭而死者實爲王將軍其傳云王將軍名好  
智其先山東新城人遷遼東海州衛少從戚繼光游戚  
甚重之及遼左兵興隸島師毛文龍麾下累功至副將  
爲人高顴長須揮雙鐵鞭重斤二十有四號王鐵鞭文  
龍死將軍率壯士五百人入海島久之聞周將軍遇吉  
鎮甯武關遂往依焉崇禎十七年正月賊圍太原分兵  
向甯武周將軍再戰再捷殺賊萬餘賊來益眾將軍時

年八十每食尙能盡一豬首一鷺謂周將軍曰事急矣  
我與公共命殺賊庶可退乎相與痛飲披甲上馬周將  
軍出南門將軍由北門揮鞭大呼殺數十百人顧賊眾  
與周將軍勢分不能合或傳周將軍被圍則深入救之  
不知所在出則又入賊大驚曰此老將銳不可當乃選  
善射者千人環射之遂死將軍一僕曰王印匍匐亂屍  
中尋將軍不見見一馬死草澤閒泥沒腹箭集身如蝟  
鐵鞭一倚鞍立則將軍之馬與鞭也卽馬旁求之得一  
臂一束帶臂有誌識之曰此將軍臂也遂以帶繫鞭負  
之奉其臂以歸是死亂箭者王將軍也或以同時死綏



遂以王將軍事移屬周忠武乎又按明史周遇吉夫人  
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  
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及讀李煥  
章所為周夫人傳則云夫人貫重鎧持雙矛三陷陣入  
中堅折其牙旗斬最驍將寇大崩壞莫敢當自成至又  
合圍夫人提其賊前隊將而舞自成大驚遁去夫人乘  
亂攻之所擊殺近萬忽聞傳云忠烈公已就斃矣夫人  
大呼曰天平天平將軍死戰何為邪亦自殺據此傳則  
夫人持矛陷陣力戰捐軀非止登屋而射矣書此以補  
史傳之遺惟周遇吉諡忠武而此傳稱忠烈公則所未

詳也

緩寇紀略存疑

太倉黃侃字孝直有鹿樵紀聞序曰此書何為而作乎  
蓋憫明室之淪喪歎神州之陸沈歷敘寇禍起於戊辰  
訖於甲申倣擾內訌於十七年中與思廟相終始者也  
書凡十二卷其一曰鴟首火其二曰澠池水其三曰眞  
寤恨其四曰朱陽潰其五曰黑水擒其六曰穀房變其  
七曰開縣敗其八曰汴渠墊其九曰通城擊其十曰鹽  
亭誅其十一曰九江哀其十二曰虞淵沈按每篇目下  
各敘其大略  
今以文嗟乎自戊辰初元以來大盜移國朝社為墟朝  
繁不錄



野之閒握管紀述者多矣率近於稗官小說虛誕不雅  
馴未若此書之可徵信也作者自稱舊史氏每卷末有  
總論有附記其事核而詳其文練而達其於人材邪正  
之閒軍國安危之際未嘗不三致意也其曰鹿樵紀聞  
者定哀之際多微詞危之也亦隱之也予於作者舊厠  
門牆之末竊窺削藁頗了大意自夫已氏取付殺青或  
割截篇章或點竄字句而作者之志荒矣予憫夫廣鼎  
之盛行而後世并真本而棄之也於是乎書按此序所  
謂廣鼎者似指吳梅村之綏寇紀略鹿樵紀聞其卽綏  
寇紀略之藍本乎然吳梅村作玉京道人傳稱鹿樵生

則鹿樵之號固梅村所以自寓也記此更核之

世閒俚俗相傳之事皆有所本

困學紀聞謂俗語皆有所本羅舉數十條余謂俗事亦  
有所本法苑珠林愚慙部引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  
幡餅夫婦各食一餅餘一幡在其作要言若有語者要  
不與餅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  
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  
語賊見不語卽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  
婦語其夫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  
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今世俗演戲劇有王小二



夫妻過年事即本此也太平御覽嘲諷部引啟顏錄云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招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慙媿無所啖噲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田歸語夫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癩眼下皮急極霑眠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慙媿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直云是眼皮霑眠合家大笑今世俗演劇有城鄉兩親家母事即本此也

邯鄲盧生事有所本

太平御覽巫部引幽明錄云宋世焦湖廟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坑時單父縣人楊林為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坑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為祕書郎歷數十年忽如夢覺猶在枕旁林愴然久之唐人邯鄲盧生事即本此敷衍乃盧生事人知之楊林事知者鮮矣

佛經幻妄

王漁洋山人香祖筆記言佛經幻妄如善慧菩薩於摩耶夫人母胎中為色界欲界諸天及諸鬼神說種種法



雖稗官小說如西游記亦不至誕妄至此愚謂佛經誕妄莫如阿育王經所載七歲沙彌食魔醯首羅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諸婆羅門外道皆生嫉妬有一善祝婆羅門自祝身化作魔醯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門頭遣人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下來今在門外王問何所須言須飲食當食何食言食剃頭禿人王卽敕一臣到雞頭末寺語尊者耶奢耶奢卽起辭眾僧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能惟我應去第三者言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

彌耶奢極大歡喜言汝應去王聞沙彌來卽出門迎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食王卽敕廚宰擎食來一案食都盡擎五百案食皆都未足廚監白王飲食都盡王言庫中炒脯乾食一切都來儻忽都盡言猶未足撮下頭婆羅門來我欲食之卽時嗽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魔醯首羅大驚飛向虛空欲去沙彌舉手從虛空中撮頭復嗽使盡卽時共王同到雞頭末寺見沙彌朝所食之食諸眾僧等皆共分食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須髮被著法衣在諸眾僧下行末坐此段文字可謂幻妄之至錄之以供談資



小說西游記正從此等文字來也

小兒聽古話

東坡別集志林載王彭嘗云途巷中小兒子薄劣其家  
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三國事聞劉元德敗  
則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躍暢快按此即今說  
平話之權輿又可見羅貫中三國演義亦必有本

王陰二閻君

夷堅志載忠州酆都縣五里外有酆都觀其山曰盤龍  
山即道家所稱北極地獄之所舊傳王陰二閻君自此  
仙去余按東坡集書鮑靜傳曰鮑靜嘗見仙人陰君受

道訣百餘歲卒陰真君名長生子嘗遊忠州酆都觀則  
陰君與王方平上昇處也二真君皆畫像觀中極古雅  
讀此乃知王陰二君之名然謂之閻君何歟在北宋時  
固謂之真君殆由其後訛傳為閻君矣

趙公明

封神傳演義有趙公明初以為無稽之談耳乃讀太平  
廣記二百九十四卷云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聞有通賓  
者曰某郡某里某人有頃奄然來至曰今年國家有大  
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為趙公明府參佐  
云云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李各督



樓四十一  
數萬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  
明合焉注云出搜神記然則趙公明之名亦流傳有自  
矣

那吒

世俗所傳那吒太子事余考之不得其說頗以爲憾一  
日讀太平廣記九十二卷異僧類云宣律嘗夜後行道  
臨階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顧視之乃一少年也  
宣遽問弟子何人少年曰某非常人卽毗沙門天王子  
那吒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始知那  
吒太子真有其人非小說家妄說記趙雲菘歐北集用

那吒卸肉事必本於釋典惜未得其詳也

關刀

世傳關公用刀故有關刀之名余以三國志本傳無一  
刀字斥其不經說詳小浮梅閒話乃讀陶宏景刀劍錄  
云關雲長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爲二刀  
銘曰萬人及雲長敗惜刀投之水中則知關公固自有  
刀然似是佩刀且其刀有二非如俗所傳關刀形製也  
又云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爲一刀銘  
曰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范強殺此刀入於吳則張益  
德亦有刀也



又考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荆門州南十五里地名掇  
乃石有關帝廟神坐右偏帝所用大刀插石竅上搖之  
則動提之不能起廟僧云重一百八十斤刀桿圍可七  
八寸刀脊甚厚長一丈四五尺許色澤蒼紺體式精緻  
雄壯則又似關帝實有此刀至今猶在

鐵瓶巷周康王廟

余在吳中寓馬醫科巷距鐵瓶巷不半里而不知其名  
巷之由及讀吳縣黃震生中堅所著蓄齋集有周康王  
廟記其畧曰吾邑鐵瓶巷之北有周康王廟在焉余嘗  
疑之康王固周之賢君然周都豐鎬去吳地遠時巡之

駕所不至而何爲廟祀於此一日偶詣故人因爲余言  
距此地數武有市樂橋相傳爲昔時刑人之所強死旣  
多游魂爲厲日落則往往聞鬼哭甚者或白晝迷人居  
人患之有僧能治鬼以大鐵瓶攝鬼於其中緘封而縣  
之竿其患乃絕此巷之所以名也不數年僧旣死而瓶  
亦壞鬼復出爲患里父老乃相與言曰怨氣結故鬼不  
散聞周康王時刑措不用四十年若立廟祀之必能平  
其怨而絕其患已而果然故廟祀至今不替讀此文乃  
知鐵瓶巷所以得名今其地多巨冢冕紳莘莘鬼魁絕  
迹康王之廟父老猶能言之而今亦久廢矣



屠墟城陽景王祠

江浙間多淫祀然如伍子胥之所在有廟則固潮神也而余舊寓臨平鎮其地有申包胥廟始不解其立廟之由繼而思之卽伍子胥也國語稱伍子胥爲申胥韋昭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是伍子胥本有申胥之稱因訛爲申包胥矣吾湖有村聚曰善連其地出筆天下所用湖筆出於此也有蒙將軍祠祀秦將軍蒙恬春秋報賽香火頗盛將軍生前爲秦將而不得善終死後乃以造筆之功廟食於茲誰謂長槍大戟不及毛錐子哉此亦吾浙廟祀之最古

者也乃讀厲樊榭屠墟廟志則知又有城陽景王之祠其文曰雍正乙卯寒食日子泛輪歸自西溪憩於古蕩見有奏伶樂神者問其廟曰屠墟也問其神曰城陽景王劉章也予悚然曰有是哉王之功在漢社稷人心尙不泯邪王初封朱虛後封城陽王薨人思其功立祠於其國而郡國亦多爲立祠獻帝時濟南立祠至六百餘曹操爲濟南相乃毀壞祠屋禁絕吏民不得祠祀是王之祠盛於東京衰於當塗不謂錢塘一隅空林古水側尙有儼然尸祝之者操自少時聞許子將亂世英雄之評輒大笑自喜則其睥睨漢鼎蓋不待董卓弑逆之後



已于毀王祠屋見之禁賈人導從迎神可也毀祠絕祀不可也故于屠墟廟志之余因考西湖志西溪路有屠墟廟門額題古靈昭廟引吳焯靈昭廟宋殘碣考云秦亭道中有古靈昭廟神爲宋勅封屠墟靈昭侯廊下有殘碣半段首行存尙書省三字其文密行細書俱已漫漶可讀者猶三數百字乃宋理宗淳祐七年里人請於朝得申封立廟所稱屠墟者以神著靈時赤熾見火光中上有屠墟二字而靈昭者乃當時所封之號也考咸淳臨安志失載此廟而康熙年間新碑直書神爲蜀主劉璋字季玉不知何所據而然也按城陽景王之祠在

晉以前極盛吳越閒容或有之若劉璋則必不容有祠康熙閒新碑殊謬自當以樊榭之說爲定是亦神祠之最古者也又祀典有司蝗之神曰劉猛將軍迄不知爲何人或以爲宋將劉錡或以爲宋儒劉宰會典則以爲元指揮劉承忠要亦未有確據余嘗妄疑爲此卽古時城陽景王之祠流傳在民間者史記載其言曰臣將種也此猛將之名所自起又其耕田歌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則至今奉爲司蝗之神俾之保護田疇亦非無因矣惟以城陽之祀久絕故亦未敢質言讀樊榭集而知杭俗猶有城陽之祀因附著所見如此



五龍堂

同治辛未歲吳中大旱撫部張子青同年禱於五龍堂而雨或問五龍堂緣起余按陳榕門相國培遠堂集有重修五龍堂記曰吳郡有五龍堂在長洲縣東南唐貞元中建宋淳熙十年郡守耿秉以久旱祈雨越三日有小龍如蜥蜴見於神位前蜿蜒不去秉與約三日內雨當奏請廟額翌日大雨事聞詔賜靈濟紹興四年敕封五侯曰東靈曰西成曰中應曰南平曰北甯今堂中肖五像是也自是以來凡遇水旱投片鐵於祠前方池輒響應疾疫者禱之亦有驗故至於今不廢然則五龍之

堂自唐宋已有亦吳中一古廟矣

五義女墓

吳江金之俊遊洞庭西山記曰東明山有宋宰相鄭康夫諱清之墓古松二株狀如虬龍又東爲瞳里山五義女墓在焉卽廉夫孫女曰貞曰素曰淑曰雅曰新德祐乙亥九月金人濟江自以美質恐爲人所亂豫築一大壙因事亟丙子二月八日五女並生藏之愚按鄭清之相理宗朝碌碌無奇節而其孫女五人則可傳矣其跡稍晦世無知者故特表出之庶幾與元末之七姬並垂千古也



申公巫臣冢

陸廣微吳地記曰平門北面有水通毗陵子胥平齊大軍從此門出故號平門東北三里有殷賢臣申公巫咸墳亦號巫門愚按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南隅山上越絕書亦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巫咸之墳不應在姑蘇城外且巫咸何以謂之申公疑此乃申公巫臣之墓晉大夫非殷賢臣也惟考左傳巫臣奔晉未聞又自晉奔吳其子邢侯於魯昭公十四年與雍子爭鄱田始得罪則巫臣與夏姬必偕老於晉也不當有冢於吳然吳郡圖經續記引圖經曰巫臣

冢在將門外則吳中固有巫臣冢矣蓋巫臣使其子狐庸仕吳爲行人則狐庸必居吳或巫臣死後狐庸葬其衣冠而或以爲在將門外或以爲在平門外則世遠莫能明也後人以平門外之冢爲巫咸冢則以同一巫字耳余嘗戲謂巫臣有功於吳者也吳入春秋未通上國而巫臣始通之其後言子遂受業孔門爲東南文學之祖迄今吳會文風甲於天下飲水思源則巫臣宜有專祠而夏姬亦宜配享矣

吳中宜建莫格祠

吳下古祠如太伯廟言子廟今俱鼎新矣虎邱舊有孫



武祠見平津館集今未知存否余謂吳中所不可無祠者爲古賢者莫格按越絕書云虎邱北莫格冢古賢士避世冢去縣二十里莫格之爲人雖他無所見然旣稱古賢者又云避世之士則當時必有所據今抔土無存祠宇不立何以表揚前徽愧厲末俗乎昔同年生應敏齋方伯陳臬於吳訪求葛賢墓而祠之葛賢者明萬厯辛丑歲以太監孫隆六門設稅吏閭閻騷動葛賢以蕉扇招市人殺其參隨吳人呼之爲葛將軍者也余有葛賢墓詩存集中夫葛賢固亦義俠之流然赤丸斫吏要是惡俗其人不可非其事不可訓也若莫格爲古賢者

當事諸公能訪求其墓建立其祠使千載而下景仰高風不尤在梁伯鸞墓張季鷹祠之上乎

倪宮保

武英殿叢書有悅心集五卷內有唐六如居士醒世詞其一首云極品隨朝誰是倪宮保百萬纏腰誰是桃三老余不知倪宮保桃三老爲何人考之明史倪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順八年進士宏治九年南京吏部缺尙書詔加太子太保往任之卒贈少保字文毅所謂倪宮保者殆卽斯人歟六如居士特舉此人以配百萬纏腰之桃三老其一時之赫奕可知乃至今莫有知者與桃三



老同歸泯滅矣太史公曰富貴而名磨滅何可勝道惟  
侗儻非常之人稱焉豈不信矣

馮煖為吳人

吳郡圖經續記云長鈇巷一名彈鈇巷在吳縣東北二  
里巷有馮煖宅煖客齊孟嘗君之門彈長鈇而歌者也  
唐人云有墳在側碑刻猶存愚按戰國策稱齊人有馮  
煖者則馮煖乃齊人非吳人也然史記孟嘗君傳云初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不言馮  
驩為何國人然既云先生遠辱則非齊人明矣唐時吳

郡尚有馮煖之墳且云碑刻猶存必有可據是馮煖為  
吳人無疑長鈇三歌其吳歌乎王漁洋香祖筆記以此  
為疑殆止據國策未考之史記耳

薺菜孟嘗君

靜居志詩話云顧處士茂綸甄綜百家之詩開雕分授  
盛行於時賓至輒留江左有薺菜孟嘗君之目

林四娘

紅樓夢小說有詠林四娘事此亦實有其人王漁洋山  
人池北偶談云閩陳寶鑰字綠崖觀察青州一日燕坐  
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奉簾入曰林四



樓四十一  
娘見逡巡閒四娘已至前萬福蠻髻朱衣繡半臂鳳背  
鞞腰佩雙劍自言故衡王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以千  
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於宮中不數年  
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  
亭館延客願無疑焉自是日必一至久之設具譙陳嘉  
肴旨酒不異人世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敘述宮中舊  
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一日  
告陳言當往終南山自後遂絕有詩一卷其一云靜鎖  
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徧烽煙紅顏力弱難爲厲黑海  
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閒看貝葉兩三篇梨園

高唱興亡事君試聽之亦惘然是林四娘事甚奇而云  
早死殯於宮中則與小說家說不甚合或傳聞異辭乎  
考之明史憲宗之子祐輝封衡王就藩青州其元孫常  
瀝萬曆二十四年襲封不載所終林四娘所云國破北  
去者卽斯人矣

達生編

儀徵李艾塘著揚州畫舫錄遺聞軼事所載頗夥有一  
條云王氏收生堂卽媪婆也年六十諸婦人生產之理  
刻達生編行世然則世所盛行之達生編其卽出此王  
婆之手乎抑舊有其書而此媪爲刊布之也



德清俞樾  
百哀篇  
俞樓襍纂第四十一  
德清俞樾

百哀篇

俞樓襍纂第四十一

德清俞樾

已卯四月內子姚夫人一病不起停辛積苦觸緒紛  
來幾於鬱結成疾自念非詩不足以達之而時距  
太夫人之喪未踰年且內子骨肉未寒亦未忍握管  
也是歲八月太夫人小祥禮成內子之歿亦已百  
日乃取胸中所欲言者為七言絕句一百首元微之  
云貧賤夫妻百事哀因以百哀名篇  
蛩麀相依四十秋今年六十正平頭算來生日無多日  
竟不人間兩月留內人於二十歲歸余今年六十矣  
時距生辰不及兩月竟不能待也  
臨感難裁不自知已將苦語寫靈帷回頭多少傷心事

萬想二十四乎變性不遠而殊林四歌洵云國無非  
早來欲外宮中與小兒寒暑不其合如對面異福平  
高印與寸事皆結羅之亦附然長林四歌極其清而云



和淚為君更賦之內人初就木余即寫二十八字於其靈帷日四十年赤手持家君死料難如往日六旬人白頭永土氣不返兩月竟不語也

外家姊妹幼隨肩竹馬鳩車意其憐豈少豪家求納采

不能奪我鏡臺緣內人五六歲時里中有富家子求聘焉內人涕泣不食遂罷議後卒歸於

余余乃內人之姑子也中池俗言香為小曾歸回一百首元婚之

多情更感夏黃公成就良緣一語中天壤王郎了無異

難言巨眼識英雄方議婚時姑氏黃孺人猶豫其弟黃公語之日今日失此佳婿他日列炬

求之不可得矣議遂定

作婦貧家劇可憐支持經歲又經年當時家計殊堪笑

明月清風四萬錢余初館杭州蔡氏歲得束脩洋錢三十又每月錢一千合之可四萬錢也

如此也徽知文昌之譖而終不肯發其私書其所為固

類長者然而不知大臣之體徽當日者受其書而即奏

之使知朝廷之有人而大臣之不可干以非禮則豈獨

無文昌之譖亦所以尊朝廷也淮南王將反而獨憚汲

黯以為守節死義難惑以非使朝廷之上而皆如錢徽

天下豈不殆哉當其時叛臣悍將擁兵負固而懷異志

者天下皆是也設有遺之以書而使為弑逆之事者亦

將曰此人之私書也而受之而焚之歟鄭子公與子家

謀弑靈公子家不可將反譖之懼而從焉春秋書之曰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使子家聞子公之謀即以告於



公而誅之其爲功大矣何反譖之足憂後之君子喜忠厚之名而無不可犯之節幸則爲錢徽不幸則爲公子歸生矣可不戒乎

劉蕡論

唐太和二年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考官馮宿讀而歎之卒不敢取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戶烏乎蕡之言直矣然吾有爲蕡惜者以爲蕡直於言而拙於用夫宦官之爲唐患非一世矣蕡之言曰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此豈易言哉以裴度之元勳而居相位之重未嘗一言及是至於數日之間三易其主宰

相不預聞而度亦安之其遺表以儲嗣未定爲憂不以宦官爲言夫裴度所不言者而蕡言之交淺而言深力近而圖遠其有濟乎陳平將去呂氏則日縱酒無一言狄梁公將去武氏則姑周旋其際使信而不疑王曾之除丁謂楊一清之除劉瑾徐階之除嚴嵩其外皆不見異同之迹徐蒞其可圖而爲之圖故一發而有以制其死命夫憤憤一擊以倖其或勝者未有能濟者也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豈准用兵事莫不然昔范雎之入秦其意蓋在穰侯而其初見秦王乃無一言強之再三則言攻齊之非計夫使范雎一見而卽及穰侯秦



王固未必能用而其言或泄於左右則雖危矣烏乎劉  
蕢之見乃不及此將去宦官之禍而先使其身不能一  
日安於朝廷之上而尙可爲哉故曰直於言而拙於用  
也此吾所以爲蕢惜也

鄒元標論

烏乎有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議論愈多而國事愈壞蓋  
自爭江陵奪情始矣夫吳趙諸賢其陳義甚高其立說  
甚正固不得以爲非也雖然若鄒元標之疏是亦不可  
以己乎君子之建言也非以爲名也冀其君之我聽也  
若知君之必不我聽而猶以爲言則悻悻小丈夫也當

落寞仍依母氏居却思締造好門閭可憐卅六年辛苦

只博優游四載餘余少時無片瓦之庇乃賃外家東西  
廂住之卽內人母家也逼仄殊甚內  
人語余曰吾終當與君創造一好家居耳今吳下廬  
小有花木泉石之勝且上下數十口居然成家當日所  
言似乎竟驗然內人居  
之不及五年亦無謂也

幾閒破屋傍乾河便覺寬閒足嘯歌此是經營家具始

一生心血殼消磨丙午歲余在臨平賃居乾河沿陳氏  
屋經營家具實始於此自是遷徙不

常家中什物屢置之亦屢棄之內人心血耗於此矣

食指於今歲歲增內增親串外賓朋誰知初治饗殮日

日食惟消米半升余家初析爨時無婢媪余又外出止  
內人在家日食米五合而已嫂氏嘗

謹之曰吾妣所謂  
半升米家主也



日日寒厨數米炊偶呼小婢助操持至今頭白門生在  
及見當年作苦時內人初無婢媪親操井白太夫人有授徒今詰經精舍監院沈蘭舫廣文郎之時余在家中彼時從學者也吾家舊事猶及知之

嘗盡珍羞意轉嫌可思當日在窮檐一盂白飯黃齏菜  
略具清油略具鹽內人初歸余時每食止黃齏一柸畧饒肴核者珍羞羅列內人頗厭之餘調之日卿忘喫冬菜時乎

羽化銀杯不可求寢衣從此只綿紬而今為製無紬被  
綺組續紛得見不內人始來歸時有縐紗被後失去意也及家稍裕竟不復製余問之曰親身之物安用文綺為其所用者止綿紬耳及其死也兒輩為置衾褥始全用縐紗然內人不及見矣綿紬字見師古急就篇注又師古注漢書曰輕者為紗縐者為縠縐紗字亦有本也

萍蹤歲歲客新安門戶支持大是難春仲辭家冬仲返  
一年幾月得團圓余自乙己以後歲客新安率以二月去十一月歸凡五年也

天涯游子已歛歔更讀閨中一紙書堂上親哀兒輩小  
可知憔悴辟纊廬余舊有得辟纊廬來書詩云祇此數行字教人幾度看閨中自憔悴紙上

泥金帖子出京華紙閣蘆簾笑語譁不作尋常欣幸語  
為余援筆賦梅花余庚戌歲成進士入詞林內人賦梅詩云耐得人間雪與霜百花頭上

一帆便擬到長安誰料重歌行路難自此京華明月夜  
又添幾度獨憑欄余壬子留館後內人即擬北上而南河決口未塞致稽數月行期此詩即



當日寄懷  
之作也

恩恩奉母出都門辛苦艱難不可論遙想微山湖畔路

至今猶有未招魂癸丑歲余自京師乞假送老母回南時豐工復決所在汪洋無際舟過微

風幾覆

依然寒素舊家風仍向東湖作寓公欲為蓬門助春色

桃花兩樹瓦盆中余自都門還仍寓臨平印雪軒舊屋內人欲慰余落寞諸事修飾時方新

春有餽碧桃兩盆者余因有句云莫言寂寞無春色兩樹桃花在瓦盆

烽煙千里接燕臺南北夷庚半草萊誰料輕車挈兒女

間關真自賊中來余甲寅冬入都銷假已而太夫人赴揚州鎮江北則高唐連鎮均

為賊踞迂迴取道艱險備嘗

碧油幢引向中州此日車前擁入騶不識心頭有何事

檐帷清淚兩行流余乙卯歲視學中州內人偕往自京師啟行入豫境則碧幢紅旆照耀長

途書生得此亦云榮矣而內人坐輿中終日垂淚問之不告至今不知其何意也

旬日郵筒兩度馳傳來往往有新詞卻憐校士多辛苦

苦勸棚中勿作詩余按試各屬每五日必得內子署中書附以小詩一二首然以余校士辛

勤戒勿作詩余有詩答之今存集中凡學使所莅曰考棚故俗有棚中之稱矣

綺窗新換碧紗籠小病新添不耐風勝似檀奴堂上坐

摩娑倦眼看鸞弓余校試洛中內人寄余詩有綺窗新換碧紗籠小病新添不耐風之句余

和其詩云勝似檀奴堂上坐摩娑倦眼看鸞弓蓋時方校射也今合為一章當時情事歷歷可想

紅氍毹上小排當檀板清尊夜未央曲罷酒闌還一歎



絲衣何日拜高堂

每試事畢還署必置酒演劇勞幕中諸友前使者張子青前輩舊例也亦

或移入內署而內人以太夫人在閩未克迎奉常以為恨有大梁使署述懷詩云絲衣何日拜慈姑

閨中頗亦異恆情眼底榮枯了不驚翻喜狂奴去官早

朝冠卸後一身輕

余在中州罷官內人處之夷然有詩云朝冠卸後一身輕

故里無家且寄居吳中獨學老人廬眠雲精舍微波榭

泉石逍遙一載餘

余自河南罷歸因故里無家賃吳下石琢堂前輩獨學廬居之此余寓吳

之始也眠雲精舍微波榭皆園中屋名

無端吳下起烽煙厄運真逢陽九年倉卒出城還一笑

亂離偏坐太平船

庚申吳中亂余出城時已無船可具舊識之太平船遂坐之而行內人

笑謂余曰亂離偏坐太平船茲即用其語

危時鞞鼓最驚心太息東南竟陸沈欲為鄉閭求死士

不辭揮手散千金

庚申辛酉間余辦德清團練內人出千金付余於越中募健兒二十人從

行然大局已危終歸無濟

烽火連天夜夜愁已拚碧血葬哀邱閨中偏覺從容甚

綵筆留題玉照樓

余在德清時賊勢甚迫內人處之如常所寓徐氏屋有玉照樓內人詩云

轉蓬未識歸何處小住清溪玉照樓

渡江且作越中游略遠兵氛暫解愁為愛山陰山水好

不辭日坐鏡湖舟

浙西既不可居遂渡江至越愛其地山水之勝與內人日坐小舟偏游七

星巖青田湖諸處忘其為避寇來也

舜井姚墟遠莫攀仙姑洞口水潺潺白雲親舍平生夢



來拜松楸長者山外舅姚平泉先生官上虞教諭葬其地之長者山內人因避寇至此得親

依依仲姊最關情一別俄驚隔死生昨夜西風入庭樹

不堪回首是臨平內人同母姊妹四而於仲姊尤睦仲師亦嘗偕焉其後以病留居母氏辛酉之秋卒於臨平

內人哭以詩今失其稿但記首二句云西風入庭樹使我夢

小樓風雨近東溟蕭瑟秋聲不可聽猶喜都盧其兒女

朝朝儷白又如青辛酉秋避兵上虞之楂浦其地已瀕遣日取古人七言詩句逐字顛倒出之使人屬對合成一句有成詩者有不成詩者以為笑樂

海濱草屋動秋風豕豔牛闌其此中勉強為余生一笑

不將清淚灑途窮紹興既陷余家猶在楂浦不得已遷內人初入其中失聲欲哭顧余在側乃笑曰此亦別有風景也

翁山風浪最堪愁泛宅浮家此暫留城外園林好風景

至今恨未與同游時又航海至定海廳小住月餘城外有陳氏園風景殊勝內人往游歸與余言惜未

海舶飄零賦北征未勞魑魅便逢迎如何眼底分明見

人鬼居然共此行壬戌之春浮海北行內人見舟中高處有鬼無數或坐或臥及至天津始與余言之豈鬼亦附海舶北行避寇乎蓋內人秉氣弱目中往往有見也

避風海鳥已三年丁字沽邊暫息肩甫定驚魂又傷別

嬌癡小女最堪憐余避兵北上寓天津者三年以同治甲子遣嫁弟二女時年甫十六耳自



此婚嫁之事起矣

男錢女布費經營事事艱難不易成豈止青絲化成雪

積疴從此已潛生甲子遣嫁次女後即為大小兩兒授室丙寅又遣嫁長女自此昏嫁畢矣

內人是歲即得氣喘之病迄不能瘳也

歸來依舊住吳中借得寬閒半畝宮欲問上虞君舊事

坐間幸有白頭翁乙丑南歸余主蘇州紫陽書院時書院已毀借民居為之乃吳氏舊宅平

泉舅氏曾館其家有松田老人者舅氏族弟也亦吳氏賓客年七十餘無恙數與內人言舅氏舊事舅氏官上

虞教諭故稱上虞君云

吳下蕭條與昔殊鸚坊鶴市總荒蕪不堪重過金獅巷

無復園林柳五株舊所廡石氏獨學廬有五柳園亂後化為邱墟內人過之必歎息也

金鷺山下築新阡已愧蹉跎二十年馬鬣告成心始慰

一樽同酌墓門前先大夫歿後攢於德清西門外金鷺山至同治丁卯余始與內人偕往營

葬以完大事是役亦內人贊助之力居多

更嗟阿母泣孤墳每聽啼鳥不忍聞三寸桐棺一坏土

佳城移傍上虞君始氏黃孺人內人母也歿於上虞時方兵亂渴葬義塚地內人思之每涕

泣也余因至上虞遷其柩附葬先舅氏墓側立石識之

招來孤姪尚童年短髮垂肩拜膝前一事到今心抱歉

未看美玉種藍田內人有姪曰祖詒亂後母子流落鄉間內人招之至蘇撫之成人今歲欲

為授室而未果然余必成其志也

吾兄遠自七閩來別久驚看兩鬢衰本是外家兄妹列



不嫌情話其尊鬻吾兄福甯君人都引見道出吳中余兄弟不見久矣內人與吾兄亦外家甚歡然彼此哀老矣

家計粗成意轉傷回思往事廿年長舊時臧獲今何在其歷艱難總不忘家有舊僕曰孫福曰翟榮有傭媪陳氏皆共歷艱難者今皆物故矣內人

恆念之亦稍贈其家云

成我清貧賴汝賢從無一勺飲貪泉友朋餽歲尋常事

不受牙門造孽錢有友人以白金五十兩餽者內人聞其居官用刑頗酷不欲受余如其意

寄還之

節衣縮食苦無餘俗見偏能盡掃除笑看青蚨已飛去

不留烏鰂數行書親串中有負余錢數百千者其事甚曲內人知其必不能償寄券還之

無多心願總乖違自笑家貧力太微歲晚窮檐寒瑟縮

略施小惠木棉衣內子頗喜施與而力不逮每至歲寒略施棉衣而已或餽以粟則以數十石為限不能多也

五張六角本來乖多事行年為我排自向叢辰問凶吉

累君逢午必持齋有為余推算行年者云逢午年輒不利回潮生平亦似有合者內人自此

每遇午日輒為余持齋

清福居然宿世修秋風歲歲至杭州簾櫳煙雨闌干月

同倚湖山第一樓余主詒經精舍講席自戊辰至庚午皆與內人偕往往必旬畱月餘所居

即西湖之第一樓頗極風月之勝

理公巖畔共留題山洞幽深路易迷五百年餘人到此



定應羨我兩夫妻余與內人同游理公巖題名巖穴曰同治七年九月德清俞樾仁和姚文玉夫婦同遊屬門下士陳桂舟刻之

洞裏天光一綫勻紺眉藕髮認來真知君夙有靈根在

原是龍華會上人飛來峯有山洞曰一綫天仰窺之有佛像焉游者或見或否余一無所見內人則所見甚真

相攜同坐冷泉亭娓娓清談頗可聽悟徹去來同一處

早將身世付浮萍冷泉亭舊有一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內人謂問語甚雋請作答語余作一聯不甚許可因問內子云何笑曰不如竟道泉自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

偶逢泉石便忘言願借山林自避喧每至杭州有遺恨

當年惜未住泉園內人每謂余願築室山中謝絕人事與君兩人同修大道余謂此斷不能

必欲潛修惟園居差宜耳後至杭州欲賃泉園居之而卒不果至今惜焉

並坐蓬窗興轉加清談滋味一甌茶而今重過應流涕

平望橋頭賣醬家余與內人蘇杭往返並坐舟窗評量風景甚樂也平望有賣醬家署曰鏞

兩度閩中問起居山陬海澨費舟車恐勞虛擲金錢卜

處處郵筒一紙書余庚午及壬申兩赴閩中問太夫人起居一由海道一取道甌括行頗不

板輿迎到太夫人喜極翻教淚滿巾自顧病軀憔悴甚

不知能侍幾昏晨癸酉歲迎太夫人自閩至蘇時內人已久病常以不能終事為憂也

晨夕盤匱力不支寢門扶病強追隨老人尙憶當初事



同作端陽繭虎時太夫人在家時每至五月輒作端陽景物鬻之市肆內人助之作至午夜未休翦絲裁紅盛一小筐中爛然滿目太夫人暮年猶言及之也

擬從吳下卜新居費盡營求半載餘不信蘇州千萬戶

難安一箇著書廬太夫人自閩至蘇以寓屋湫隘擬移居焉余與內人日往營求竟無當意者遂決意構造云余所寓處輒於大門榜合肥相

國所書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九字故稱著書廬

馬醫巷口翦蒿萊北戶南檐次第開憶自鳩工至成室

弓鞋日日踏蒼苔余買馬醫巷地築屋與余舊寓相離甚近內人每日必親往相度一次

更於隙地置林泉慘淡經營又半年卷石盆池皆手定

兩人便是法盧仙新屋既成其自西迤北有隙地乃築為曲園詳見曲園記園中一泉一石皆余與內人所手定也法盧仙人見佛經乃開闢時布置天地日月者法字依梵音讀去阻切

浮梅一艦小於龕俯弄清流日再三綠幕紅闌依舊好

更無人可共閒談余於曲池中製小浮梅艦內人甚喜之其初成也日必一至與余促膝閒話曲園襍纂中有小浮梅閒話一卷皆與內人問答語也

種得園中竹幾竿盼他清陰早檀欒今年纔見春篁出

更共何人倚竹看良宦外竹屢種不活去歲出新竹數枝細纒如指內人喜曰明歲再出必有大竹矣今歲果然

而內人已不及見

柏樹初生不直錢買來手自種窗前綠雲青玉垂垂長

能否移栽到墓田內人以二十青蚨買小側柏一株手種余書齋窗外數年來高可丈餘清

翠可喜內人每至必流連其下謂余曰此樹他日可移栽吾兩人墓上也

牡丹數本襍蓬蒿月月刪除不憚勞太息花時人不在



今年誰更灌稀膏有牡丹數十本內人時往芟薙其旁具圍其根株今歲花果大盛開至百餘朵惜余與內人至杭州未之見也

月明重款達齋門嬌女相隨又女孫草草杯盤成一醉

百年有幾此黃昏每遇月明之夜余與內人至園中次小具杯盤即於達齋或曲水亭小飲可謂極人生之樂然數年中亦無幾夕耳

聚頭扇上曲園圖水閣山亭總不殊今日置君懷袖內帶將風月到黃墟內人有摺扇一握門下士徐花農孝廉為繪曲園圖并書余曲園記於其上內人甚喜之故即以殉焉

細碎詩篇亦可傳含章小集我親編如何拉襍摧燒盡

不許人閒見斷箋內人頗工吟詠著有含章集其初亦自珍惜後忽取而焚之余復就所記

憶者錄成一小本大纜徑寸內人頗賞其精工後亦為其焚毀余今不復能記憶遂無一首存留矣次女秀孫

尚能誦其兩七律因附錄於此然亦有闕字闕句不能全也

避兵植浦述懷十年兩度走風塵趙北燕南屢問津口口吳門渾似夢鶯花梁苑向如新那堪烽火重回首何處仙源好

避秦海上秋聲蕭瑟甚荒村小住又三旬詠水仙花

面肯隨鄭婢辱泥中品高剛稱蘭閨伴韻淡何須絲筆工皓質長留終不落笑他風雨葬殘紅

閒將棋子試推移黑白分明亦一奇此後空留遺法在更誰燈下運靈棋褚稼軒堅瓠集有移棋相閒法以黑

至二十子今存其法於春在堂隨筆

評量豪竹與哀絲最愛琅玕笛一枝殘喘垂垂將絕候



尚煩嬌女試吹之內人頗留意絲竹尤喜長笛臨終前  
三日猶命次女秀孫吹笛聽之點首  
曰頗佳也

曉日曛曛透曲櫺手拈斑管不曾停欲將夙業從頭懺

自寫金剛般若經內人於書法不甚工然喜作書年來  
寫金剛經數通自云懺悔夙業也

厭聽午夜響丁冬總為怔忡睡未濃此後空房太蕭索

不妨仍置自鳴鐘內人嘗購自鳴鐘一具因夜臥不安  
故從不置之房中今內人已矣而此  
鐘乃其所自購余不忍  
棄之命仍置房中也

縹瓶小小傍窗紗插得梅花整又斜一夕嚴寒瓶忽裂

累君終日費咨嗟內人有小花瓶極愛之忽為冰裂數  
日不治余嘆以破甑不顧之義終不  
釋然蓋內人久病自知不能  
承年故遇事皆覺成識也

貯墨金壺製最工居然置我畫圖中明窗淨几終朝對

便抵齊紈繪放翁花農贈余銅墨匣上刻一老翁於松  
下獨立內人見之喜謂余曰此翁頗  
似君也因  
留自用之

晚歲妝臺罷嘯歌魯論一卷口吟哦古人半部安天下

小用猶堪卻病魔內人自少喜誦詩有以詩集贈者必  
索觀焉晚歲頗厭之而好讀論語手  
自點定其句讀曰  
誦此可以卻病

偏嘗世味總辛酸垂老方知佛地寬畫就慈悲菩薩像

恨無靜室置蒲團內人晚年頗通佛理嘗畫觀音大士  
像擬闢一靜室奉之焚修其中然竟  
不  
果

終年蔬食意云何薄福惟求少折磨誰料冥中搜食籍



區區菹蕘也無多內人晚持長齋余問其故曰吾祿食盡矣終歲蔬食冀少延年命耳

阿買聰明素所憐秋風喜賦鹿鳴篇先君入夢分明甚

來借牟尼一串圓兄子祖綬字履卿福甯君少子也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丙子舉於鄉出榜前一推福甯君遺意甚愛憐之以光緒

自奉慈姑罷出游卻縣兩事在心頭一思愛子關山隔

猶道及之

俞樓都講是徐陵

內人於余門下諸子皆極眷眷以俞樓之役徐花農孝廉之力居多病中

門牆諸子各飛騰每聽才名總樂稱垂死病中猶念及

一憶西湖舊住樓

自太夫人至蘇內人常居家侍奉然恆念西湖不置自言心頭有二事一

念兒子紹萊遠宦直隸一

念西湖弟一樓也

湖樓卜築眾門生自夏徂冬竟落成添得西頭兩間屋

多情更感老彭鏗

去年精舍諸君子為余築樓孤山之麓適彭雪琴侍郎巡江至蘇余親家

翁也以內人多病力勸明歲至西湖養病及至杭州見

所築俞樓隘小恐不足容乃自出錢補築數椽疊石穿

池風景較勝

春風同泛木蘭艘山色湖光綠到窗更為嬌孫聘新婦

玉蟬金雀總成雙

今年至西湖同住俞樓於三月三日為孫兒陞雲聘彭雪琴侍郎孫女為

婦內人出金玉雙

如意為聘禮焉

六橋內外徧遊還又自安排欲入山孤負籃輿親料理



不曾真到九溪間內人擬於閏三月上巳之辰至理安一游兼探九溪十八澗之勝舊有籃輿二具內人親督奴輩整理之然其時實已病矣不果往也

為怕尖風枕簟涼窗櫺高下手親量至今竹杖分明在

上有彎環墨兩行內人以余湖樓中臥室窗皆北向慮秋冬時不免多風乃潛量窗櫺高低大小以余所用方竹杖畫墨痕識之擬秋閒為余布置病中偶為余言之今竹杖墨痕猶在其將如何布置則不可知矣

小住西湖一月餘精神翻覺勝家居如何纔返吳門棹

便與湖樓迴不如內人於二月二十五日到湖樓至三月神與會殊勝二十四後眠食稍減然起居如故也乃閏

三月十五日還蘇廐次日即臥病從此不起矣論其十餘年積病之軀誠不足怪然以一月前湖樓光景而論則真變出意外也

宵來明月又當頭小立中庭略舉眸清興從今收拾起

不能再作曲園游十五日夜閒月色甚佳內人猶至中庭小立嗣後淹淹牀褥并曲園不能

聽盡殘更總不眠擁衾重與坐燈前自言吾病今休矣

珍重君家是暮年內人素有氣喘之病至是大發猶以夜分不寐擁衾而坐余往視之輒曰吾不起矣君亦暮年善自保重

夜深更與話家常處置還如往日詳四十年來心血在

可憐到死未能忘內人病中與余言家事甚悉余當一一遵之不忍負也

平生恨不習醫巫束手真教一策無終日皇皇竟何補

徒然白我數莖鬚余年近周甲而無一白鬚及內人病終日皇皇遂有數莖白者



襍進參苓總不靈更無妙藥可延齡癡心欲乞觀音力

日寫高王一卷經時醫藥襍進訖無所效余癡心欲仗佛力護持日寫高王觀世音經一卷

亦歸無濟高王經緣起出冥祥記見太平廣記一百一十一蓋流傳自北魏時也

語言從此日模糊病到垂危不可扶數日前頭留片語

願將遺蛻葬西湖病勢日益甚面目浮腫氣息促數共知不可為矣至此亦不甚有言惟臨

終前三日顧余坐牀頭有願葬西湖之語

兒女都環病榻前諸孫內外亦齊全始知朕兆君先露

及早催回潞水船時兩兒兩兒婦兩女兩女婿及內外諸孫無不咸集余歎曰送行人齊矣

所尤異者大兒時官北運河同知內人無歲不病未嘗

召之回也今年正月閒亦止尋常小病而必欲其歸乃

開缺南回得侍湯藥月餘亦可異矣

昏昏已歷幾昕宵輔頰無端欲動搖氣息益微聲轉寂

誤猜安臥到明朝內人病中自言亦無他苦但覺昏沈耳已而輔頰兀兀有欲脫勢即顧余

曰今日與君別矣然自此又俄延數日

病狀原知日日添如無如有脈難參可憐醫去君猶問

能否重過六月三臨危之日諸醫並進一醫診畢而去內人猶問余曰吾能過六月初三否

是日乃內人生日也

驚聽帷中駭一呼執余兩手強支吾須臾撒手悠然去

萬種傷心片語無屬纊前稍覺安睡兒女輩屏息待之余亦於外房小坐忽聞內人呼余余

趨往視之執余兩手狀甚倉皇未幾撒手而逝矣

一閉黃腸永不開今朝真送到泉臺回思兩月前頭事



正在孤山拜佛來四月二十四日為大殮之日回思前拜佛并乘舟至詒經精舍小坐相距止兩月耳

慟哭靈牀朝奠初伊蒲素饌精粗湖樓一事先成

饋到嘉肴半是蔬既歛之後遂陳朝奠不用葷血俗例肴核以內人持齋蔬茶居半此即為之兆矣

昔年一病已難痊又得重延十二年十二年中眉略展

算將辛苦補從前內人於戊辰春大病幾危無何竟愈屈指至今適十二年殆世俗所謂延

壽一紀者乎此十二年中大兒補官二兒得子吳中曲

園告成家境亦稍裕所見皆吉祥善事殆造物者以酬

其早年之辛苦也

偕老何能到白頭平時癡願本難酬與君花燭重諧日

尚欠光陰二十秋相識中有白頭夫婦重行合昏之禮者內人甚羨之謂余曰吾兩人能如

乎是

灰後容顏勝似生居然潤澤又豐盈不知何事微含笑

或者真歸佛地行臨危前數日病容殊不可看及小殮之後面色腴潤轉勝生前且口角微

有笑容或者已歸善地乎

從今誰與其提攜自出中庭自入閨此景是君先料定

如何度日只孤悽內人年來自知壽命不長每謂余曰我死後君一人孤孤悽悽如何度日

平生原不望期頤況是孤生竹一枝莫向空帷哀永逝

相逢地下料非遲趙甌北先生悼亡詩云得死夫前原

真切今內人先死而後君亦恐不永年此語



或非無  
因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詠物廿一首 俞樓襍纂第四十二 德清俞樾

亂書 辛苦點點久未肯金盞 竹溲 碎外 亂至 今 亂 亂

縹囊細帙最精工 日久驚看亂似蓬 絆惹蛛絲難拂拭

消磨鰓墨易矇朧 白黏齒苔多年瓣 紅夾臙脂一縷絨

底事牙籤重料理 無人坐對小窗中

舊畫 寶箴 詩 殊 險 危 重 險 樂 一 束 青 斑 管 潤 潤 潤 潤

幾幅丹青戲品題 多年珍惜在蘭閨 嬌憨伏氏傳經女

秀逸文家寫韻妻 一自風欺兼雨澆 不堪綠暗又紅淒

異時重展冰綃看 絹海膠山化作泥 傳經寫韻兩圖皆所藏畫也

廢紙



新樣蠻牋出益州而今黯淡總堪愁  
曼成方勝形猶在畫作圍棋局  
尙留何忍零星充蠹腹還堪約  
略辨蠅頭莫嫌消盡桃花色  
曾共題詩詠玉鉤  
秃筆  
翹軒寶箒試新劔珍重腕豪一束青  
斑管略停因問字柔翰淨洗爲鈔  
經錦囊手製裁文綺珊架親安傍  
畫櫺今日不堪重檢點鼠鬚雞距  
總飄零  
贖墨  
曉窗辛苦搗烏丸未許金壺汁暫  
乾松麝至今猶賸在光陰誰料竟  
磨完更無殘騰分眉際翻有新霜  
上鬢端

黑玉半規金一笏豈宜重向豹囊看

餘香

繭絲小炷吐芬芳銅鴨安排曲檻旁  
已喜濃薰到書卷更留餘馥在衣裳  
已文重疊難延壽心字迴環易斷腸  
日日沈檀親手爇杳無消息透靈牀

昏鏡

拋却菱花不計旬玉臺金鵲總埃塵  
全非秋水匣中物何況春風鏡裏人  
綠鏤已看生隱隱紅絲空自拭頻頻  
昔賢最是多情甚容易傷心爲李均

塵榻



樓四十二  
密密簾櫳小小房頻年卧起費商量粗成可體逍遙坐  
未就安禪曲录牀鼠跡朝來仍跳盪蛩聲夜半太淒涼  
不教侍女頻頻掃會見凝塵寸許長

遺篋

制非撲滿又非囊小物零星盡此藏米欠煤逋貧士籍  
鍼頭綫脚女兒箱幾同檢點誠無用十載都盧總在旁  
玉鑰金匙珍重甚爲憐遺意替收將

故衣

藕絲衫子石榴裙稱體裁量亦自欣此日梅黶誰與澣  
昔年艾納必親薰不多長物無須施欲寄泉臺未忍焚

空使蕭郎對遺挂夜深清淚總紛紛金閨人去已冬  
敝扇商聲疑可思宵霖滴露濕心寒秋盡春水寒  
桃枝小扇卷還舒出入懷中十載餘一握銀花今尙好  
數行瑤碧我親書可憐塵篋長封處不是妝臺乍卻初  
留得聚頭佳識在九泉相見諒非虛  
殘棋  
綠窗無復對楸枰久斷涼宵膈膊聲太息流光如局換  
那教方罫不塵生拋殘玉子温涼亂收向雕匳黑白并  
他日集真仙島上手談重與定輸贏  
短檠



樓四十二  
短檠三尺竟安施遮莫尖風到曉吹牆角已成長棄物  
窗前猶記共挑時深沈黃壤光難借寂寞青燈味可知  
此後夜長人不寐惟邀明月入簾帷  
長箏  
玲瓏長箏織龍鬚筍席桃笙得似無每到涼宵常自捲  
未當暑夕不輕鋪茫茫泉路終年冷寂寂空牀竟夕孤  
收拾付將嬌女去不教虛伴舊青奴  
裂笛  
寥亮商聲最可思宵深漏靜聽橫吹殘梅落盡春光老  
旅雁催歸夜色遲銀字調高如昨日金閨人去已多時

不須更問柯亭事枯死琅玕竹一枝

破瓶

不是官哥亦可誇裂痕何意竟橫斜插來翻怪花無福  
補去終憐玉有瑕安得仙膠獻方朔擬將神石鍊靈媧  
如今應悟浮生幻破甌區區未足嗟

碎錦

休言鶯錦與蟬羅庸帛恆絲也不多昔日剪裁殊未就  
今朝併疊待如何夜深誰試紅牙尺老去愁聽白緒歌  
見說五銖仙袂薄無須新樣鳳皇窠

斷釵



當日妝臺白燕釵  
瓏璫新製亦殊佳  
玉蟬金雀今無分  
香霧清輝舊有懷  
記得綠鬟曾手插  
不堪黃土竟長埋  
瓊枝敲斷何須惜  
七寶同心事已乖  
棄杖

買得天台三尺藤  
浪誇足力近來增  
看花曲圃晨先到  
踏月長隄晚尚能  
一自秦臺騎鳳去  
任他邛竹化龍騰  
遙知安穩瑤京路  
銀角桃枝總不憑  
散錢

莫問黃標與紫標  
雙魚雙鳳總魂消  
數從青瑣人何在  
穿向紅絨事未遙  
泉布先生仍不恙  
冥游上寶竟須燒

老夫欲挂青筠杖  
怕見彎環墨兩條

事見百  
哀篇

藏珠

驪珠見說出隋侯  
如此沈淪可歎不  
吐采每愁明月妬  
韜光長伴夜臺幽  
漢濱神女何由見  
海底鮫人未許求  
我是無心真罔象  
他年赤水與同游



